



恭肅  
不圖  
書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三

錫山安國重刊

書

上建康留守葉傳師

某叩之鄙人也生長寒鄉幼嘗有志於學

網羅經傳汲微書記往々能以誦說詞章

悅人耳目喙然謂如是足矣少長而稍聞

先生長者之訓知聖賢之季在於求仁格

物居敬精義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

則撫然以失瞿然以興於是俛焉以求其

志不幸而貧賤迫之糾率累之而志始撓

弱一行作吏則益不能以純固矣年二十

六來為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而取師友

焉職分既專始獲肆力於學漸習既久時  
有新得明年為館職始獲盡見中秘書取  
帝王所以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  
要研習躡察而又即夫河南諸子所以講  
考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天地間有  
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而某之生也有年  
乃獨懵不知覺方以弱植淺中藐然於利  
祿之蹊所得亡幾而所喪自滋日往月流  
迷不知復則將駭：為小人之歸矣因惟  
聖人之孝十五而志逮三十而立某今也  
行年二十有九矣聖人生知安行固未可  
以闕做萬一而獨不可知所師慕以為求  
端用力之標準乎於是丐歸田以師立名

其所居齋擬求一語為謝 侍郎方以道  
辛正宗倡明後進幾有以警誨之俾得以  
猶是而思所以立焉不勝幸甚

上李參政壁論蜀事 丁卯二月二十

蜀中一變如此罔然莫知所措或又謂良  
賈未可知至巫陽上下則知逆謀已成偽  
黃榜四出矣會諸公數十舟俱出官遂相  
約回舟復東而舟中之人皆思西歸一夕  
潰散不免別募稍交易以小舟後數日始  
得尾劉總帥諸公皆回荆州狼狽顛踣祗自  
憐嘆今峴首之園幾百日而未解京西諸  
郡蕩然一空荆門亦以焚掠勦屠幾無馮  
類前日士民逃京之蜀今又逃蜀而還京

舳艫往還相望前有寇盜之畏後有僭偽之所畏然未知所以免今逆曦又直指我歸爲限蔣帥嘗爲奉行偽令下歸州云蜀王已與大金議和如大金有兵前來本州不得迎敵近又遣祿禧以千人分守瞿唐等處二十三日已交割蔣守其意惟懼王師之不暇惟懼虜兵之不得志日夜念此爲之憤惋亦嘗靜而思之彼雖握重兵得地形而所幸者有必不能久者數事其附虜以叛似爲降而世受國恩身兼將相寵異踰等乃非豫比方且利吾有狄難臣於此狄欺脅君父或又見虜人與曦之偽詔自去年七月曦遣人至彼已鑄下蜀圭

之印審爾則包藏世讎又非一日矣懷詐孤之恩以危宗社生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一也狼子野心反覆多詐方時多事且使之暫守四蜀而彼得以併力於淮漢而其無厭之求難塞之請必繼踵而至傳聞見已要求重弊拘籍兵數萬一不厭所劾則馳一介之使廢之移之誅之皆爲所制談笑可以得蜀矣二也自古僭叛而能得志者多出于人心厭亂思治之餘一遇豪傑撫定則翕然歸之令祖宗德澤在人朝廷紀綱政令雖間有缺失然上下維其隨卽正法比者皇儲駢廢之祥又可以推見天意之不我遠今一旦遽取四

蜀而臣之矣之人情震憤恨不食其肉必  
生內變三也英雄舉事必先得人以為助  
今賢士大夫既各潔身以去諸將率多遁  
逃其未去者止是畏死而貌從紆難以待  
反止耳所謂屈膝投拜甘受偽命不過暗  
劣亡恥者曾犬彘不若而向可與共事哉  
四也曩本驕驕習貴不閑將畧不職事射  
不過以父祖故又多訾善交結未嘗有尺  
寸報効而超獵至此本無過人自古英雄  
率重豈有北面拜虜奉表稱臣而用其正  
朔者此又足以推見其無足畏者五也合  
是數端曩之必不能長可拱而俟獨為  
朝廷憂者勇一滅曩則蜀將淪而為夷虜

不遑京西之師則無力可以討蜀此忠臣  
義士之所以日夜憤泣而搏手無策也為  
今日計固不可速之以激其變亦不可緩  
之以缺民望須是因人心之憤激方新見  
聞未熟及熟圖之則必有倒戈以為內應  
者又須重為之賞以購之則必有能轉禍  
為福者伏計廟筭已有處分階越皇恐  
上韓太師佐胃論逆曩事  
某聞有逆曩之變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信  
其駭也事出意料而然以失蓋亦人心之  
所同其疑也則以謂曩本乳臭子特以父  
祖故未嘗有漢草尺寸功而位極武階身  
兼將相今又以西番被兵俾之盡護諸將

主上之所禮貌大臣之所刺屬父均戎服  
任之不疑寵異若此而不以此時報國顧  
萌二心則非人類也其信也又謂曦之輕  
受王室包藏禍心本非一日有識之士類  
能言之乃敢上誤廟筭張空北征而蓄縮  
自守乘時為姦自通醜虜以欺脅君父其  
狀蓋自去秋以來則又近於可信於是踉  
蹌返踵自巫山近境至回江陵覘知反狀  
甚悉不亮滋然殞涕恨不身先士卒膏劍  
外之草俘此狂逆也而棄安之圖未退又  
迫荆門目前敢遽如此則似未容虛此  
以應彼為宣司計只得量饒急而為之慮  
且速管襄安之接其如討叛則抑為而置

以伺朝廷處分度二郡之圖解則正與  
兵討叛賊之機也今二圍既解而朝廷  
處分猶未聞有赫然振厲可以大慰人心  
者其說不過曰事當重遲欲速則眾事當  
周密張皇則駭衆區區愚瞽竊不謂然常  
入之情驟變則憤激久之則因循况曦之  
不道本起于易我環六十州豈無捐軀殉  
國者而包羞含垢遲至今未有能即事  
刃于曦以報天子者則亦未必非疑我  
之大方弊於北事而未暇拯已也故且苟  
延歲月以需王師耳然聞之道路則曦之  
為謀日深又非曩比分遣偏裨以守州郡  
之要劇者矣漸易諸將之不附已者矣增

置百司士之受偽命者日以多矣輕繇薄賦人之沾小惠者日以廣矣小人無知不識利害因循日久或將安焉則今日討叛之幸可斯須緩乎可以易心臨之乎下哀痛之詔洗濯弊事以作人心別逆順之理明其為賊以厲士氣亟肆赦宥原脅從之罪而開其自新分遣辯士諭閑外諸將以大義而重為之爵賞傳檄蜀郡乘人心之厭亂而許之以和我罷兵此等幸措在今日皆當汲汲施置而不可忽其次則莫若乘人心之憤激方新而贖之規模未立揚虛聲於均房之境而亟以重賞誘致祿禧發大軍萬人奪瞿唐猶夔子而上號召瀘益

里叫呼不聞未有過而問者而宣撫待制獨慨然及此六十州率甚且如比年以來丙新丁錢兩准租稅及東南諸司州郡凡有申請例蒙蠲放而蜀中賦歛繁重久為民病者如拆帛之害鹽酒之害皆中興以來軍興一切之須名號紛々未易悉數逾八十年而未得弛焉請先以布估一事明之自天聖四年密李薛田守蜀就成都重慶府邛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去處先支下戶本錢每疋三百文約麻熟後輸官應副陝西河東京東三路綱布是時布價甚賤因以利民故願請者衆不請者不強也至熙寧間布直漸長民無請者漕司始增價

至四百數入袞折等第科買然亦止是責  
納正色民尚樂輸建炎以來大兵久駐蜀  
口都漕趙開始改理估錢以濟用度每足  
增至二貫自後累經臣僚奏減則又就除本  
錢三百每足為錢一貫七百去元買之意  
愈遠而名愈不正以今日所取之數言  
之為布七十二萬八千八百疋有奇價例  
不等為錢一百三十七萬七千有奇袞  
折數二百文科一疋者有袞折七十文亦  
科一疋者科數既久民力益困年豐穀賤  
則所收不足以償所輸脫遇凶年飢歲則  
十室九空往往流莩轉徙化為盜賊只如  
成都漢中地多天壤去冬亦不免有嘯聚

抄掠之擾則其地磽确之郡可以推見遂  
使亂臣賊子得以輕繇薄賦為圍結人心  
之術愚民無知惟惠之懷甚可畏也及今  
蜀亂始平正勞來安輯之機不於此時解  
絃而更張之則將安待雖然此持六州之  
偏受其害者待制黨有意焉則自餘名色  
之徧為六十州之患者當繼此以稟伏乞  
台照

荅虞永康 四簡

奇銘所疑無非切問注釋志孝從心一段  
詞義精密非有涵泳省察之功不能及此  
但詳味銘之始末所謂人之晞聖資蓋鮮  
夷亦或僅有而言人之能有志於晞聖此



資質絕難得來論乃以人皆可為堯舜與人  
與聖人資性本自一般破之但銘辭元只  
下一資字恐未可草看且資性二字亦  
不可不別若論性之本體則性即理也無  
有不善夫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孟子有道  
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明人之性善  
不以賢且知有餘愚不肖為不足今止言  
資則別有該資字雖於經無明證然以字  
義言之謂之資質資稟才資文抵只是氣  
質之類氣質之性却未免有昏明清濁得  
氣之清明者為聖人或昏或濁者凡人為  
人能於此亟加澄治之功而自此克而為  
堯舜亦無不可然則謂之鮮夷亦不妨曰

教又以同人之卦同乎人若同此資也取  
義又別又有比而反之之病我材甚良我  
年孔當捨彼舊轍難為物降志方說三十  
而立以後事至命以義知即知命也心非  
外假則嘿識心通也此以下遂言至極不  
踰夫執禦者則彼其詞意於志字無亦  
甚分明但說到立字不甚痛切誠言如來  
衆之所謂踈略者至於雖則云然有言于  
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以我晞聖則猶是  
二以身躰之從向上着實克去則方是一  
故曰必也貫之若逐段做去乃是非一須  
是貫得精粗無二特熟與不熟有差別耳  
却不須說以何而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

怨兩說稍似間斷亦嘗如來諭所反者面  
質莫文其說乃謂此二語互發作文固多  
有此解因後幸程氏之說所謂維天之命  
等語問之渠云此忠恕之極至處在孝者  
分上要切已解認只是從書已推已中心  
如心之類推尋將去乃為切近如世間人  
所謂忠于君父忠于友朋及恕心恕法之  
類大槩同此一說忠即解恕即用却所謂  
大本達道不可拆看也來教又於一貫之  
後將了思遠道不遠之語來說在下不知  
在高意亦嘗分別否蓋曾子之忠恕在聖  
人分上言之程子所謂動以天者是也子  
思之所謂忠志乃在孝者分上言之所謂

盡已推已之類是出此處亦不可糊塗看  
過來論又云已者忠也不施所欲於人恕  
也但盡已之謂忠本在盡字上發明忠字  
今只一箇已字便說已者忠也却恐語勝  
大快意義又未足更詳思之却以下教從  
心所欲不踰矩古注元是有如字一音舊  
見先儒多只作平声讀義味稍深長蓋言  
聖人至此則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矩  
胡氏所謂隨所意欲莫非至理心即解欲  
即用解即道用即義最為詳密今來却增  
一絲旁作放縱之縱固是古註亦有此音  
前輩亦有從此說者但云在他人之心一  
縱其失如何惟聖則能縱心却不出矩詞

義俱似未瑩來論又謂自志字至縱心之序所以示學者使之措其功此說固不差但見諸說中唯朱氏所云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故其心自能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心有獨亮其進而不及知者故因其迹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遠託也此一段義諸家稍密併以錄呈

又答真永稟

來教所謂資性之說本之於易之資生繼之以孟氏之性善之論以及於伊洛氣稟之說先指大本乃及其次源流固自正當但資之與性字義各別亦須別白今分曉

董子所謂有能致之資注云資材質也程子銘李仲通之墓亦曰訓柔雜株兮美忍不齊聖雖字作兮所貴者資便便從厲兮去道遠而前董論資字只是作如此說難以與性字混而言之若夫所謂資王則資取也言乾道之九萬物之所取以為始者資字只訓資取資藉之資却是必欲以是鮮資質之資固亦可以辛合但要求一實字以證此資令一語可盡不貴雜說則須當如董子程子之說某非強為葉文主張者但見其人之賤聖資蓋鮮夷之句與明道聖雖字作所貴者資二語詞意直是相類元非官義似亦可以放過也大抵門下

之所論者皆是性之本然故人可以為堯舜及同人于野之說自其同者言之而棄文之文乃言氣質有清濁厚薄之異故謂之實矣自其異者言之至意與月字各自不同故不免有如來教之所疑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意便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同理已者忠也只說恕便有忠在其間若分出已字作忠字便傷于鑿語意反不渾然不心更詳思之從心只從本字作平声讀似不費力今仍欲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亦說得去但來教難僕從心之說曰從心所欲則欲出于心人之有欲而從心出不待至七十方從心出此則

不然欲雖入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字正焉若聖人既以生夫之質孳力又到至七十時隨其心之所伏為而自不踰則此殆與門下放縱之說自不相遠獨區々之意欲從陳氏胡氏諸家之說者蓋謂延得放縱字以病耳有如來教必欲從放縱之說則大意元自司更無用辯

東孫蒲江

和

某伏準使縣閱報成肅大柱齋筵習令陪預三日拈香奠謝祖宗故事丁憂人既解官不惟無職位成綬且併去階從服闋日則須從朝廷再給告剴然後繫階文任南渡以來雖號為札文多闕然知札者猶

能遵守故實錢周材既免喪辭免居命較  
朝議大夫衙張魏公免喪歸家止着白涼衫  
客位用幹辦府名出手榜云丞相未有衣  
冠見客識者是之今札孝不明比等事不  
復講行士大夫亦多聞知况某兄弟新  
喪未卒各在齊斬雖奉議從政之類皆非  
所當有誌朝之事君命以常服見兄弟自  
無衣冠可以趨進下陳元付下台減轉用  
繳納併略以已見求教

又柬

其作以兄弟各在齊斬於 成肅大祥齋  
進未有衣冠可入陪預且見縣胥所持告  
報之緘雙寄居之有喪者亦存舊例尚存

階位無異常物方祭之在次受之不呈不  
無恟况因試引先正一二事藉以為求教  
之日庶相與講求至到非敢矜知物傳為  
無益之辯以溷清聽伏蒙教報縷之盈掣  
論議正大啓發為多然細加玩繹則畧似  
差舛於區之寡陋未能釋然蓋先王之禮  
制以君服同于父母皆斬衰三年至於母  
后之喪以尊無以上則不可與君比故禮  
為王斬衰二年王台齊喪不殺期而相門  
問答亦謂居言之母之喪居處言語飲食  
行之爾禮固有降殺也今 主上於太母  
之喪若引 先朝故事惟 哲廟於 宣  
平后正合此制元豐未百官為 神考服

斬哀而元祐未百官正為宣仁齊衰不投  
期故范純甫於元豐未則引經建議論易  
日月之非元祐未未見有所奏陳論謂  
黷喪當反期而除今朝廷行下州縣皆令  
百官於大祥日服常服皆本之禮經參之  
故實累經先儒議行寔為至當臣子所當  
遵稟似未可輕議齊衰之人無由可與今  
台諭所引魯子問數語乃是君薨事施之  
於一國耳死在今日似大段有礙不若勿  
引此事為佳台諭又謂慶元初高后之  
喪慘翁申明免說高希士仙在慶元三年  
十一月六日而晦翁去國乃元年 月有

知台諭所及者乃是為孝廟發耳區之於  
禮經於故實皆蒙之所未能悉知正望不  
鄙注以下教

重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三

錫山安國重校

書

答各山張監茶伯酉

下論續詩選竊惟是害之作當以銓品人  
 物為上而語言之工者文之試以來教所  
 謂南士之目言之如游定大錫中立胡仁  
 仲魏元履及未元晦呂伯恭張子衆朱子  
 發諸儒則此以李問名世者也洪忠宣傳  
 至樂則以名節名世者也趙元鎮李伯紀  
 刘共甫諸人則又中興宰輔之卓然者也  
 其餘諸公名字則不足以為進乎此往之不  
 過以其嘗為宰輔或歷顯要故各在史冊

耳而本非以文章名也今而槩之恐不無王  
 石雜採之病又來教所謂趙子直立宗卿  
 尤延之梁叔子本允之類雖皆可錄然  
 論其世則太迫未有家集之類行于世今  
 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則萬一得之  
 不真反落爭辯之端適以為文字之累耳  
 台意以為如何此外又有來教之所未及  
 者取復略以所記憶備來取尹彥明焯馬  
 時中申胡邦衡銓程公巽汝文李春發老  
 呂居仁本中陳去非與義胡康侯支理明  
 仲言徐師川名韓子倉歌言言甫彙天游  
 問張子功奇李羹老川范元長冲白化恭  
 子語李愿中相刘彦韶子輩汪聖錫應泰

蘇養直卒陸子靜九州子燾九齡若此等  
 類遺逸尚多今隨筆寫呈不復倫次如宜  
 一一搜尋以世之先後人品之高下次第  
 之乃可無憾切乞勿罪僭越如江西詩派  
 二十家內似亦可更取其顯然者以足之  
 如何又未知今詩選斷自中興以來否皆  
 中興以前則名輩尤多也歟且止此可  
 否更在財度

代南叔兄上費參政士寅

古今未有標立一說以為治之名而能  
 久焉無弊者蓋天下之理生於有所矯  
 則偏則弊故名之立弊之伏也國家  
 承五代之乱富縣紛裂藩臣恣睢太祖



圖惟治要率籲羣獻崇本弱支而禍乱銷  
 省刑薄賦而民力裕幸庶黜貪而吏治核  
 信賞必罰而兵政幸隨事綜理曷嘗揭  
 然標一說以立國是而使天下必為是說  
 之從太宗適祗前緒卒其伐功 眞宗享  
 有太平粉飾治具 仁宗益加涵養無所  
 紛更英廟雖有國日淺而持守不變百年  
 之間 朝廷清明六服綏又戎狄軌道百  
 嘉暢茂升平之久蓋漢唐以來所未見者  
 自 熙豐大臣始以私意設國以 祖宗  
 神明博大休養生息之政為不足以快其  
 意也乃始創為出召之名以竦動羣聽頌  
 之有司者曰新法頌之孝官者曰新義上

之人既立為一說以風加天下新進用事  
 之人又相與而朋翬之葬不可破由此者  
 進異此者黜行之未者求論譁然 元祐  
 力鑿其弊而更化之名近不欲已甚而調  
 亭之名立 紹聖親受而紹述之名立自  
 豈亨豫大之名立也而財用日耗自享上  
 之名立也而華石病迂中興之初憤國勢  
 之方夷有皇輿之未返陛下振厲激濯以  
 復離為事而權臣闕見鐫隙乃始標為和  
 戎之名以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墮  
 黨崇離損威納侮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剝  
 喪以生戎心孝皇初政銳意治功而復  
 之名立土之求合者又皆六言無實迎求

時好悠之歲月莫有成效而其勢不得不  
 出於責實責實之名立士復以趨事赴功  
 為能也有不肖於為之者焉而道亨之名  
 立士皆惟立之趨蓋才智者之所弗樂也  
 而立為偽學之名以排善類善類以次擯棄  
 又慮其太甚也而皇極之名立皇極之弊  
 至於混淆也而振作之名立振作之弊至  
 於兵連禍結也而更化之名立更化之久  
 上下恬然今又以小康之名為治矣名相  
 紹於無窮而弊亦隨之人心之趨於流  
 論之撓於變而君臣之間日以補偏補弊  
 為事強此之由也仰惟相公以時儒守早  
 敷政路方摧姦擅朝以排擊善類為事士  
 辭不趨和承意者而相公拔然自立於流  
 俗之表曾不得以戚跡及兵端欲萌上之  
 趨和承意者蓋不減於李禁之日而相公  
 復浩然勇退於眾皆之衝曾不得以繫維  
 於以見相公識齊之遠無所偏倚有非今  
 之從政者所能幾及天之欲平治天下使  
 其久安無變而不為一僨一起之勢也嗚  
 相公奚以哉草茅寒生妾有窺度如此惟  
 高明寔可否之

上曾樞密從龍

某與執事別十有三年矣執事才諳幾識  
 蚤晤夙成自冠倫魁迨居冊府克自抑畏  
 無有祗悔越守偏郡貪吏之帖勢者拜之

凶卒之亂法者僂之蔚乎風声雖老姦宿  
猾莫不股慄焉暨還朝列隨事財正無所  
撓屈海內人士於是咸屬心焉亡何西掖  
北門南宮東省清資顯序涉歷殆遍而天  
下望之為丞疑該輔矣會有早蝗星緯之  
異墜詔求言人曰朝有闕政非執事誰其  
信之也朝有讜言非執事誰其主之也執  
事之在外省又當看詳之寄不惟禁無一  
語而是非乖刺忠佞倒植前日之屬心者  
皆由是而感不知所去然猶曰位有所制  
耳南渡以來蚤踐政府惟張忠獻公人鮮  
異詞執事年踰四十即積宥地而士猶以  
望張忠獻者望焉則以考諸始進秉誼不

疵故翕然信之不疑况比可以來天生沈  
嘿柔佞之徒布在二間相師成風為士者  
苟見朝廷登用稔可信也則執事者交慶  
幸其有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往々相謂  
曰我知魯公也是嘗守上饒而能戢貪僂  
暴者也是嘗居朝列而能無所撓屈者也  
明日有忠言劇上者有正色率下者必魯  
公也有深識遠慮消患未形者有洪量廣  
度為善類宗主者必魯公也於他人亡所  
幾焉而曠歲綿禩且不惟亡以翦人也以  
今時事二三年前殆有旦異而晡不同者  
矣問之事權統體益皆難言而邪徑滋矣  
正人踈遠恐諛相習集詬亡節俗日以壞

外焉疆場之事則死無所主非遣使則奉幣也非殺降附則戮流亡也養癰護疾於腹脇手足之間今且潰裂四出矣猶不能引義盡分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廷臣之稍以剴切自見者既以次補外而左徒之臣僅為諸老養安之地前日之所以屬心于執事者至是而惑滋甚然或者尚有言于了翁曰宥府掌戎政於時事之得失固不得而盡知也且裕陵嘗論司馬公曰樞密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為辭公亦曰今未受詔樞密命則猶是侍從之臣也於朝廷闕矣無不可言然則樞臣之職固有所拘而不得如侍從之皆可言今

願以是責吾魯公無乃夫識事體歟曰不然裕陵固拒之詞也司馬公辨遜之語也迨其終不可辯也胡為今日拜疏乞罷條例司常平使明日拜疏直呂正獻公直三舍人攻呂惠卿攻李定非必皆有職分也或又曰官以樞密名有嘉謨嘉猷則內告而外順焉其事秘也惡得而聞曰入百以告而出不以語人皆一臣之所當然審其有告也則衆正以雲進矣庸才以過出矣恐諛集詬之風亦庶乎有弭矣將不違衆而賂離矣疆事庶矣有備矣流亡降附者不於一失僂垂亡之虜莫余敢侮矣而執政蠶出憂端帽起如行邁之靡所臻也舟流之

不知屈也豈嘗有告而吾君未有行耶吾  
相抑之而不能以自靖邪既不見疑於君  
又不見忌於相則是未嘗有告也然則盍  
去諸曰抑未可知也陽亢宗擊裴延齡  
於七年之遠而韓退之乃責於五年之時  
范希文垂郭后事於九閱月之餘而歐陽  
永叔乃責之於旬月之後鄒志元論劉氏  
事於棊歲之久而田承君乃期之於拜官  
之初是皆不知其心而是為早計以墜言  
於交也曰不然彼不過爭臣且當世之士  
期之已若此矧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  
而軀貌之矣而尚曰有侍云乎哉今以范  
鄒之時考之則過矣以陽子之時則未也然

昔人於陽子則蓋非所取且歐陽公之言  
曰德宗精忌進任小人此豈吾一事可言  
而須七年邪幸而遇裴延齡事一諫以塞其  
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紫是中無  
一言以去也此最為古今雜論今曾公之  
官不為小笑曾公之時不為素矣魯公之  
居位不為近矣而裴回顧慮未欲有所建  
明雖至愚極陋者皆所未諭於斯也曰今  
舉世皆是也而何獨以咎曾公曰戚之則  
涕泣而道之疏之則談笑而道之子朱我  
於公戚乎疏乎彼貪得而忘忌憚者吾不  
責也公非是班也以昇盛之春秋處素定  
之榮進無慕其富貴也各聲赫於治郡風

采葺於立朝又非無所是於義理也道洽  
則行否則奉身而退公非有所甚難也或  
又曰子之責魯公是也雖然大辱之傾非  
一木之枝今事勢若此一魯公獨如衆人  
何曰不然也蔡京之凶狠今安能與供宣  
和之季李攸勸京以收斂弊事張甯勸京  
以收拾人才彼不過一節官一節客耳猶  
能一語而合况執政之于宰相乎蔡京以  
二子之言急有請改作固已無及于亂矣  
可不爲之寒心矣乎其既與之友覆辯人  
又謂是說也不嘗有隱于執事故詳書之  
以告惟執事審思而西國之不然則進退  
固可于斯時決也詩曰云不可使得罪人  
天子交云何使怨及朋友又曰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執事其志  
之哉

一史丞相弥遠

某曩者爲郎兵部竊見白身忠義一項  
在边疆捍禦不爲無功於朝廷爵賞亦  
非有吝而上功已父實惠未加雖給帖補  
授各日宣撫司雖社改付身送轉運司注  
授差遣及轉運司注擬申上則朝廷批狀  
下部勘當部中乃以未有指揮放行不過  
依違其說申請朝廷指揮且如嘉定十二  
年春虜犯興元金牛大安四川制置司招  
集忠義人許以重賞制置董侍郎偏作公

劉今所在州即勸請土豪上戶糾合丁夫  
先補官資且許以便宜書填告命續申  
朝廷優與差遣於是棄家蕩產以應募  
者卒收殄虜之功而至今俱未與放行注  
授嘗推尋其故蓋緣本部止是承受嘉定  
五年六年節次指揮放行開禧二年以後  
忠義立功而嘉定八年以後忠義人即未  
嘗承準指揮放行故兵部無可勘當又不  
敢指定回申只得備坐元行申取朝廷  
指揮朝廷又以人數猥繁一開其端必有  
監賞之弊故不容遽有施行公竊惟御前  
大軍雖為數不少然虛籍未經核實老弱  
盡擄汰設有風塵之警恐未免資忠義

人以為用况所在諸軍皆有逃竄其  
巨類相煽則雖發忠義人追捕亦是藉  
其声势互相彈壓若省部堅執前旨指揮  
無以變通將恐有功不賞緩急無以使人  
嘗讀漢制謂行疑賞所以申信夫賞而有  
疑且欲行之蓋謂有國有家無信不立况  
魯經帥閭核實批跋轉運司注授保申未  
必宥是可疑妄意欲乞朝廷速成攸司檢  
會兵部元申早議斟酌施行  
又契勘得信陽棗陽軍自邠總軍立  
功普州茗山鎮有黎雅州牌手立功此  
皆累年未與放行緣是創立軍額未有  
比附推賞然例若一槩送部勘當有司

馬山安公... 卷之三十三... 九

必是拘利回中須自朝廷特與從宜區  
處或且比附陝西義勇十資法略與捐轉  
亦足以稍示褒勸併乞鈞照

弓祠上史丞相亦速聞八月十六日

其比者偶嬰未夜寢又未瘳始謂若瘡之  
常不唯斷損已而藥石無効證狀有加書  
夜倏焚連聲嗷逆氣血瑣鏢形神索然自  
揣餘生未知彼濟乃前月二十八日大丞  
相即省中受謁某猶得強陪賓履之後羸  
瘠之狀已自略見迨旦日再欲扶憊而前  
則已不容自力矣嘗托杜侍郎控懇曲荷  
鈞慈軫教以治療之法感入肺腑繼以大  
行皇帝棄捐羣臣扶疾入聽遺制雨冷

冒加以哭泣幾仆遂謁告將理入蒙優假

使得卧家今百藥交攻群醫並售而頑然

沉痾辛苦難任慨念某本起寒暄幸以載

筆近六符之光而疾病侵陵精力彫耗如

不蚤自引退滿盈挺災則顛隕在前上孤

特達之知下負宿昔之志闔門百指狼狽

沾危是以冒昧引殘喘誠造命仰冀俯垂

惻憫察其非無戀德之實而抱疾已深憐

其非無報國之心而遇災可懼俯從所請

姑畀祠官使某得辭避寵榮消塞硠咎保

全餘息歸返故鄉是大丞在再造之也詞

情俱迫不避唐突之謫分得抵罪

再乞祠上史丞相 疏 遠聞月二十一日



某前日自之控祠出於冒昧大丞相海涵  
地負姑道謫何特為敷陳未賜俞允自應  
退聽造命而危厲所迫日就衰槁懼鳴蹠  
少緩將有先犬馬填溝壑之憂敢據丹沈  
上冀矜念某起身寒門少少疾苦是以病  
出意外不諳藥石之宜始初作寒驟投剛  
劑丹砂推附錯雜並進務欲驅除宿冷而  
變証乍熱極天下未寒之藥無不備嘗生  
犀鬻甲不足以滌骨髓之頑三黃二胡不  
足以解表裏之燥加復喘嗽上逆腥涎披  
沫晝夜數盈四旬不得就枕羣醫無所用  
力每一燕至則詰謬交作氣息悶耗不蘇  
自抱病以來一食不能以

骨立可駭深念孤邊之蹤向者一去備門  
垂一十年分絕茶壺忽以收召再奉朝蹟  
兩歲之間五可遷擢誠願畢精竭力圖報  
萬分願病勢日侵頽齡唯制願大丞相勳  
心興念曲為開陳賜以骸骨使歸故鄉若  
幸保餘生則尚圖報之日或即没于此亦  
無忘結草之報也迫切之情無由而罄傳  
箋引領魂目俱銷  
丞相張遠乙啓  
其廼者不避譴何長控祝釐之請既請之  
二日而鈞翰下諭以勿復再上德盛而  
詞謬身貴而禮恭願惟何人羨此隆遇所  
當俯伏退聽生成而恭被鈞誨之時再上

之割已達於天書吏失敢冀鈞慈寬其方  
命之謹矜其不務之愚以全其易足之分使  
賜化筆康之疾官得早扶病軀生返田  
舍則是大丞相再造之也引何笑命天到  
為歲

再上史丞相

某不諳土國誤信鑿藥客邪不辭死蓋交  
攻再乞歸田禾蒙從欲嘗勞而論不必重  
陳海領誨函示須再上以大丞相一等告  
免委曲存全寧敢瀆詞以干方命而自謀  
甚審欲已不能重念受知最先反列好賜  
華瑛望死屬二青人謂寵榮已獨野遊非  
有甚不得已豈肯履為卻圖茲敢述至情

具詳公備終祈造深蓋由裏仍於頻履  
之愚勿彈救應之數使其少休精大以絕  
病源則生全之恩阻越圖報

西乞祠上史丞相

某冒犯遣何階陳懇款一微無取天假其

逢荷大丞相時達之知殆更二紀蒙大丞

相眷留之命已至再三疊是非凡官之過心

非木石寧不知感今得特得位女遂壯行

之志而薄命所牽餘殃未殄十二日破命

詣天竺祈禱出城上馬直抵山間風雨所

乘冷入曾晰夙有蘊熱遂成擊時寒涼交

戰頭岑目眩用憊無聊昨殿講初開偶當

侍立儒生榮遇孰大于茲碩已不能勉強

易山安... 卷之三十三

扶持以趨講說之下陳迫不得已冒昧乞  
告至于今日寒熱未解已具公牘控告朝  
廷乞界祠廩復扶億躬自布此申述其私  
如蒙鈞慈特賜矜念其荷知二紐衣讀  
再三非有甚不得已寧肯自棄于造化特  
為敷奏檢會累牘早賜施行庶幾保全微  
軀歸伏田里苟未隕越尚圖報稱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協璣抗月二  
其復以尋庸又牙化治每念君恩未報衰  
疾交攻謁告請祠誠非得已今陳情四五  
天聽起焉襍被伺誅無復生意忽叨誤東  
謁貳冬御孤世之蹤眾毀并隼分絕榮進  
而寵靈驟及震恐靡寧使非大丞相特重

矜軫倍賜堯堦堦寧以有北心非木石感極  
涕零獨念士之行已惟於進退辭受最當  
致謹今請祠謁告亦既累月若饗榮冒寵  
不知引退則不惟病軀未易支持而內愧  
初心外慊物議此而無取它亦莫觀伏惟  
大丞相盡人之情愛人以德必不使其周  
章錯愕以質於去就之分重為知人之累  
也某已具公牘控告朝廷如蒙鈞慈特為  
亟致回天之力檢會累牘異之祠廩則始終  
恩遇黨其未頌之年莫非圖報之日也

小貼子

其尚以寒熱交搏不可以風未聞新命之  
前嘗申控朝廷展假三日用是不能即日

供職非致連慢以留君命仰乞矜察

丐祠上史丞相 疏遠

某一介妄庸自去秋得疾以來請祠者七  
頃瀆公朝干紊鈞聽揆情致義當奉誅斥  
而大丞相獨加優容且於人言紛擾之中  
倍致維持保護之力某之前後展竭厥既  
無復遺餘而大丞相之始終存全亦幾生  
死之骨肉不翅矣尚復諂工頃未已寧  
不知過而繩以去就之義終不違安昨嘗  
一 一 匱陳已荷鈞慈不賜嚴拒其仰服洪  
度俯慙褊束欲嘿則怖扼于心欲言則聒  
嗚于口傍徨顧慮進退失據已冒昧再修  
公憤控告朝廷乞行敷奏復手自拜此以

声其危迫之情引領光範不勝惶懼

某區區 再上史丞相 疏遠  
僭修尺紙以伸歸依之悃潭府深嚴未知

有無登微而某寸誠取之食息靡寧昨夜

忽被省劄仍頒不允之命方聖明御極俊

艾盈庭雖無百步何闕於漢而眷留之命

已至五六屏營踟躕無地自容當挈持病

軀黽勉就列而再三顧慮今保全覆護惟

吾君相是賴然內而臺諫傳聞不一雖有

無不可臆料恐萬一有之則必費 朝廷  
區處外而制閫猜疑已深既移怒于其兄  
弟則在原之義坐視弗恤亦不違安於某

孤微之蹤久近遲速終于一去然與其去之於衆毀交攻之後則不若聽之於累自屢請之餘卻恃大丞相知憐之素用敢不擇輕重盡布腹心更惟鈞慈特賜財擇某已再具公牘申控朝廷外復手自拜此以聲其私

辨靖州洪守倬

月給

某伏蒙軫悼羈旅錫之月餽感意攸厚卻爲不恭願以戮餘束躬待放致館授祭已踰常比若又秩以告存之禮偃然當之既乖辭受之義必資諂慝之口若謂周亦可受則奴累未至賓從鮮少杜門疏食粗無困之此正韓文公絰孔大夫潮陽月給於

答滕景圭厚

破罕言之疑而證之以書實之以

謂承命苟貪刻詐海峯之道敢援是以得諾受藏之府伏惟高明盡入之情必有以矜其不得已而賜之諾焉不然則躬造宇下必得請乃退併乞照亮

其蒙示問記中所疑極荷不外大抵性善

通書始發其端邵子于先天後天之說又

所以發明事心踐形之義而人亦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元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爻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躰也至於文王八卦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以坎離居南北之二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為離乾之正位變坤為坎者是也坤道之尤而為離故離爻外明以玉來自外也元是時之本躰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為坎故坎水內明以昭穆乎中也元是乾

之本躰故三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為虛而陽為實此性之定躰即乾南坤北云元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所以為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愚見若此景重更與同志平章之

荅蔣得之

河圖洛書之數古無明文漢儒以後始謂義卦本之圖禹疇本之書本朝諸儒始有九為圖十為書九為書十為圖之說二者並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不過曰圓者河洛之數方

者洛書之文第言圓方不言九十樓嘗答  
房陵易子晉凍水司馬子已言之已悉今  
不復重陳今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圖  
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戴九履一圖不  
過太一下行九宮數耳此不為無見蓋九  
宮數見之乾鑿度見之張華子傳自是太  
一圖而劉長民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  
圖卦爻方位績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  
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  
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而後  
大明今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  
亦心善之僕嘗現魏伯陽參同所載月法  
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即非所謂

先天圖也又云上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  
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  
太乙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又  
云長子繼父躰因母立兆其又云上弦兌  
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  
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  
上察河圖文下察地形沉中稽於人情參  
同考三才則參同者雖云參合三才而其  
意若取河圖數為天書取洛書五行數  
為地後天卦為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  
八卦與甲乙兼舉錯用雖然參同之末云  
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  
地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論道家還丹法

也步斗與還丹則亦太一下行九宮法也  
乃知古來不特九一圖與生成數元有之  
雖天圖亦有之終不知邵子以前何為更  
無人明辯是致有許紛耳大抵三圖二  
法起教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  
不為書、不為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惜  
不及與得之而訂其詳如此奉報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又集卷之三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四

錫山安國重刊

書

杏林知錄 規過

宋居靖二年七風民俗又益相宜減東築  
室數椽為聚友讀書計士人雖聞見稍陋  
然無利祿之誘故質實近本無紛華之說  
故寡紛易足又得舊友偕行相與切磋究  
圖自謂庶幾不虛是行矣來書縷縷獎飾  
存勞極有感激其頃作鶴山書院記謂古  
今無未定之天意古儕分上只有負臯引  
慝何暇怨尤故不敢以詩入夢、之說為  
然今觀來論則天意果難讓若此又嘆窮

鶴山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理之未盡也息交絕遊之誨敢不敬承

某恰書山中二考溫尋舊讀粗有絲髮之  
進自謂不虛比行顧蜀浸未清淮氛日甚  
有如來教所謂瀾西水災者特其一端耳  
每一念之不勝及綿之憂是問雖甚辟陋  
猶有潭鄂洪袁間朋友近善能言死殍寇  
賊之害雖臯辰之餘豈暇與聞時事而喜  
臣義重終不得而恣然誨諭諄々懷入憂  
甘之意蔚乎其可掬所以煥休羈窮獎飾  
愚陋者尤極塵鄭而猶涯揆分不足以當  
此祗有惴荷

答孟周李通判

來論俾作一賀緘不必求歸此非愛予之  
至不及此但向來在外元不作子公書今  
在罪籍忽爾破戒心實難之恐淹速亦不  
在此聞迂謫諸公亦有煎迫大甚者反為  
所紹此可見無閑得喪也

答荆門張舍判元簡

先天廬吟蓋欲追輩邵子此用功非日  
某凡三遊東南行半天下交道益廣矣如  
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惟鄉間有張文饒名  
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之詳有通  
變經世述衍翼元々包著虛觀物七書人  
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  
名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

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  
理而遺教此等說極精僉判曾見之否程  
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  
貌之為象數則憚其難知嘗欲為之發明  
今茲未能也得主還之後多活幾年黨可  
以畢此願乎餘詩大抵精當但銅屏象賦  
多誤只是鑄工拙撰諸公褒飾太過向侍  
坐時精采燁燁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  
詩家常詞邪其信然邪

答遂寧李侍郎

某且去春附彭卒拜狀今既年餘不獲嗣  
言意如手教承知若懷康濟之業講授間  
塾國人弟子皆得有所裨式白所謂如師

名片此其是與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李  
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焉松淑之公  
茂矣其間所謂由玄妙而至親切由虛無  
而趨實用由冲漠而至明察云云區區者  
未能深曉尚俟他時面請所以教也來論  
問及前書極高明之說此書不啻有藁不  
能復省恐只是說此五句上下貫通不可  
拆敗蓋經傳中着一而字即難截斷如博  
孝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下孝而上達温故  
而知新告諸往而知來者之類皆是上文  
與下文相屬前書想只以語脉之相似為  
證非是以此五句便是下學上達然而聖  
之言語只是一片舌頭此章先言大哉聖

人之道繼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然後申言尊德性卻要道明孝致廣大却要盡精微云云蓋欲使人事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日用飲食間作去謂之與下孝二達同義亦未嘗不同也其曰家諱云者不欲及言此名未可用而姑託之詞耳要是斷章則義不備也

答任總幹

靖為天下窮處其最陋又在峽郡下而士風不惡民俗亦淳時和歲豐則物賤如土頗便於羈旅之人况山深日永自應酬書問之外儘有餘力可以讀書有吾相慶矣

益有味而妻孥自長沙來後數百指之聚無少不享凡此皆異時逐客之所罕有亦可謂幸矣

答長沙李縣丞 亢宗

某居夷以兩載餘土風民俗又益宜之山深日永溫尋舊讀時有新得向來一歲十請正以孝未能信欲及今精力未衰歸求所未至雖不幸而得譴投之荒裔蠻貊虎豹之與居然而黜陟理亂不通于中州得以卑誠盡力於所當事却恐當時便得請西歸亦未必有此工夫耳今自信益篤遲速久近一聽其所之前日執事之所以發我者善矣反覆惟念終必無益今來諭以

釣名樂禍為今日猜忌之病豈亦有取于  
前言之是邪

荅魯參政從離

某夙賦文有侯道求元之願忽聞多鎮莊  
不知再語之期傾戀續憶亟馳尺帑控叙  
萬分取謂隆謙特垂真報至又驟遺行理  
寵貶責驗田叙卷了養子之誠既深悚愧重  
以感服右癸父在告中書之務必且滯淹  
沉於該蘇名沅出處云就所闕不淺目前  
攝治常程文書者寧致便有可否相公只  
得為一方之人更作數旬留也但聞發廩  
振糶不惟克紹前規社了以少府之餘財  
為之代贖厥直則有前人所未能者敬書

而信郵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字  
字眼行未有不明效大駭者特恐不能實  
下工夫而徒假外飾如鈞之云者四先  
生祠記不謂亦閱聽覽至蒙獎借蓋運來  
孝者之病誠然不但孝者雖朝廷褒儒錄  
後大率若此某近又嘗為黔陽作孝記略  
寄到墨本就以求教其意亦與四先生記  
互相發明也

荅劉提幹子澄

濂谿書院記不謂亦獲閱覽不蒙一語之  
教何邪篆非易事不惟立柱打捲費數年  
工夫偏旁點畫各有其義非對本所能模  
擬也如貢帶篆額以工下從目從火為貢

既不可曉而第字下不可借串字蓋一筆  
寫成自下而上者惟蠹賊字耳今試依一  
字處以見偏旁之不可假借雖鍾鼎所篆出  
入變化未嘗不與小篆合比難以帛筆畫  
也葵丘當以孔孟為據豈可舍孔孟從封  
禪書大抵門下以多援引為有根抵恐正  
是枝葉非根抵也文章惟有識為難而考  
究非難事耳

荅贛州孟侍郎

得中都書報二書其一謂洪守繼侍郎所  
與書其一謂王正江偽撰其所荅游提幹  
書本亦繼至當路既又問洪守繼書事  
元無之乃侍郎所作書有知之者以告于

相君所厚所厚者風奏吏令傳播郡國以  
疑四方之親友然人亦不以為疑抵益嘆  
侍郎風誼之厚而使洪守繼得此名以發  
方欲為之發明而未皇也平江事則往  
有之未必濟同年本心大抵君子贏得作  
君子小人枉了作小人此不可易之論侍  
郎之歸志浩然某每侍從容聞之已歎况  
如臺中有不相容者某亦略聞之籍令誠  
有繳書之事以成歸志以益美名固亦洪  
君之見助故有言此者率以是謝之未幾  
侍郎以華職要藩得請而去羣疑浸釋然  
以某深知侍郎之盛心固未必以典藩為  
樂也嘗欲寓便奏記以候啓居以致異時

春予之謝不惟萬山間無使可託靖與湖  
南諸郡為鄰得朋舊書往來謂峒寇未盡  
除因是亦疑莫府多事未暇應酬書問姑  
徐未遣而行理之問忽已隨前既知射安  
志明政正款理又聞元惡就補餘寇有不  
足珍者披味詞采藹然情味之著豈勝慰  
懌近詩幸教語平韻勝主入心事與山川  
風物相其如見臺記常其書篆亦稱併用  
嘆畏是問為郡百二十六年苦無佳山水  
可寄興亦難得詩題僅有數篇謾錄呈却  
苦碑版文字相撓三年之間不下數十篇  
就必近日數偏仰工是正安樂必敬之堂  
作篆字去然某就有愚見四字名額雖始

於明皇終欠古雅故前輩不甚有若只裁  
作敬安堂三字光更經雅更在高明可否  
之詩竟字以古無土旁不欲篆錄作楷字  
去眉壽堂古來眉壽字非塵即費今若用  
上粟鹿字恐似詐異作古篆三字以呈

荅張大監

忠恕張忠獻之孫

李丞相疑書先儒字篆大監不鄙示問此  
亦當商略者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借禮子  
孫于祖稱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為  
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  
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  
之而不為推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  
惟子房一人得稱字申世有字其諸父字

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李呼退之兒童誦  
君實之類今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  
元晦是尊敬之至而前後稱謂不同則左  
丘明莽但邇來久不稱前輩字與稱謂必  
欲歸一太監從而易之以釋疑怖此自無  
姑况已刻石亦不必再修換徒為鄭重惟  
是改云南軒晦菴貼軒菴之類似於金石  
文字上用之稍欠經雅耳蓋前輩只以所  
居所寓山水為名如伊川橫渠濂溪溇水  
東坡之類不可勝數亦有自立一名如漫  
浪声隅廡頂六之此外又有門人私  
益者而軒菴則自近世蓋軒因尊得名蓬  
字所出以是為欲殆不可曉愚見又如

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大監

某伏蒙別命示以四先生祠記所疑此非  
精識默躡者不能敬嘆敬嘆仁敬初無輕  
重之說雖似傷於筆快然敬字之義甚大  
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  
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  
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擊跽曲拳正  
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  
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  
之謂敬此最精切來教分此二字甚當惟  
曰知敬而未仁者有之矣未有仁而不能  
敬者也下一語寡病上一語似以世之謬

為恭謹者為敬若能敬則仁矣敬而未仁則亦未得為敬也蓋仁者心之德聚而不散則仁在此矣今若盡摩元碑重別鐫刻却大鄭重今略注欲改之字在前伏惟財度

荅袁衢州

蕭壽傑作義味淵求又以規深造自得之趣所存若此則施諸有政益可想見况藝齋慈湖訓語朝夕左右所以與衛此心者至矣何當遺顧夏諸賢之列相與共講山因類繁瞻晤亡從祇有懷之浩氣說剖析精詳皆不易得惟以三勿為二勿稍似久闕耳某山問三閱寒暑於六經名數文義

上重下輕功夫的然見得古人所志所事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越於五胡之亂影滅跡絕豈無經生冬士隨其才分有所建立然騫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而行字之而講者為卑近而安於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小詞章為孝問之極功所謂合外內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為聲利計以為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為一書使後之有志於王道者猶可以推原尋流而卒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近又有數篇不得已而為之者謾錄求教其視高文猶禪律之不



相伴也望為過目以一語可否焉委作靜  
壽字當更增一堂字方為穩實蓋去堂字特  
數十年間事耳三衢為舟車之衝而廣微  
以靜鎮之曾無留難又以暇日與士友周  
旋于義理之會乃知清心寡欲何事不可  
濟安得百子駁布在天下使萬物吐氣邪  
東歸故廬外事一切不復與聞雖足以見  
深識遠覽無願乎其外抑不知何者為外  
國事濟不民生戚休恐亦非於我全不相  
關况東歸之地今為天下劇乎論語於不  
在其位之下聯書思不出其位一語每疑  
下位字當是正位居射之位蓋因下語而  
推廣及此然因此一語相連後世遂有以

分所當為而疑於出位者此其差亦在毫  
釐之間高明以為如何

荅黃子才 輅朱文公外孫

陳司理欲得遊甚明三字敢不如戒但聖  
賢不說一偏語極高明必道中庸惟上蔡  
在程門中終是升高上達之意多兼古人  
樓觀堂室之名必有一實字在一如明字  
下欲著一樓字又欠矣帖今先以青山閣  
滄洲閣二扁納呈未知高意以為如何

荅張大監 忠志

別帝申誨仰見虛心切問不倦益塵卑意  
無他但見南軒初謁五峯五峯首以忠清  
二事令其反覆究玩書問至數次往反最

後五峯答書曰聖門有人吾道甚幸由此  
遂定師友之分此梁仁伯所云也晦翁初  
謁李延平只是教他靜坐作居敬功夫由  
此有得前三二敬之說蓋據實言之耳太  
監前日疑得極是雖語言未瑩然得此開  
發益知文字不可輕易下筆今來教以為  
不必易聞訓二字只易廣漢新安受李六  
字甚善甚善

答德慶陳知府宿陳正猷孫

康雖藩府諒亦荒陋然國無小皆可隨事  
以行吾志安定更入都尉羌患不息張然  
明鎮以廉威化盛行人心之不可以威服  
也若此况如賢父元禮義之訓浹洽心耳

耳有以大慰遠入之心者

答丁大監輔

臺評則固見之門下忠肝義膽見諸告君  
之疏發諸送客之詩者霜明玉潔足以庶  
碩立懦雖欲辭異論之名其可得一藉令  
先期得請而去終不免於論以是而歸其  
榮多矣但論者謂人為包羞則亦不自鏡  
見者邪其沂江而上聞沅辰道峻惟潭邵  
路稍平遂涉湖之潭會安北望遣子親迎  
遂以數日間辦娉留家于潭而自與朋友  
李肩吾及長兒之靖既奠居明季取家  
以來却令安婚略挈輜重還蜀今且靖者  
尚有一百指之聚所幸風土惡得免疾恙

物價甚賤極便羈旅而書問稀濶賓客絕無又得以畢意於所當事自易詩書三禮語孟重下頓工夫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便有所著且温舊讀以發新知庶幾迂善寡過不為空言耳士友猶有不相怨者時遣人徵督文字往人情所不能免亦勉疆酬報今姑錄數篇近作以干指教非敢言文亦以見山中近况或可以寬行役無期度之憂也

事心圖說亦以見精思實勉不欲徒事空

言然據其愚見既坐師席易得被人推許便少請磨須與勝已者交更從諸經字看過思所以自得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功夫也

答彭運幹

墓道當直書今之官制如來諭云夷陵太寺非今之官兼寺簿之稱亦不與今當書寺名但不知五寺中孰為所歷之官今作司農大理太府六字以備采擇墓額作真書似欠古雅今作隸敬亭當有亭字又亭祀在廟而墓非祀高之地飲易以慕亭二字審思榜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兼審思二字不如徑榜節齋二字如

何朱元晦菴曰晦陳師復亦曰復齋如此類甚多

答許介之辨元所

惠教勩作疊々不勩深所歎畏弟委以書寫之後則有所未暇山中自課以聖賢之書日有程限諸經義疏重與疏剔一遍帝王典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恭致諸經尤為有功今咀嚙經味已久便覺秦漢以後躡格變別况晉魏隋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有如來輪所謂豪山筆冢已老未衰介之幸自有如許精力今環々六十胡不深自收歛以趨於實而多手題識序引為是無益也誠以此

謝委論之辱介之黨以是為然涵泳而射習焉其得此也不多於得字矣乎

答免路撰子長

文從錄示近詩獲闢園林面目恨無從陪侍杖履惟有歆羨竹問之屋既就又有數畝荷華如是足矣若更增拓反為物役高明以為如何三扁額謹從別緘通呈大小如式未知可稱名意否是問為况粗適惟歸期遲速未可知從班中故舊及東南氣類相予者多勉令通一書非敢靳此以為高員見得行止非人所能為山中靜坐教子讀書取諸經三礼自義疏以來重加輯比在幾者益竟有味不知世間何樂可以

加此藉令少緩亦姑聽之

荅樊政政庚

某因山二年有半賴習聞師友之訓粗知  
義利之分行乎家人子女乎於臺榭幼賤  
上下相安處陋邦如樂國規况掛冠高蹈  
脫然百物之表雖未可同日語其為樂夫  
安士知時順命有以得其所求則一也勉  
之以再用之後不諂不溺雖容進退所以  
期我愛我者厚矣顧瞻四方蹙之靡駟寧  
譏議及此哉食菜詩甚佳適居不欠此味  
但若奢惡祝廣漢新都下能為役耳恨八  
九錢一升白米八九十一斤猪羊肉他物  
補是此則吾蜀所無未能和來韻且歸近

作數詩代之

荅江縣尉

真文書信頗為行理累今復以一緘洩為  
轉達西山讀書記未見之曩在都城曾見  
條目却與今來論云云微有不同所謂近  
聞云云此却未聞之祗恐問愈多則歸愈  
緩耳君子丁役苟無飢渴則遲速本無足  
較顧所至水旱盜賊可駭可愕之事日聞  
于耳殆有感之憂不知天意果如何  
也

荅遂寧李侍郎

巽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叙為  
之後在遂寧出視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

易...

楚金韻譜老先生雖勉從之終弗愿也故  
 後序及跋語既云要自別行又云要須各  
 行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  
 也許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昇  
 臣始以孫恒唐韻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  
 以為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  
 老先生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無  
 聲者豈不愈難檢閱蓋不以韻譜為然也  
 聞韻譜今已不存或使府別為刊元本五  
 音譜韻端都置之孝甲以廣其傳亦是一  
 事不知台意以為如何

答吳寺丞

已如諸處來干諾先生祠堂託某自與吳

曼齋作記於成都今二十年間所作不下  
 十餘處只如寧遠營道皆濂溪鄉邑皆甚  
 作記初間猶謂古者鄉先生沒而祭于社  
 無他疑難後來又作長沙諸處數篇頗疑  
 近世祠堂太沈於營道所記已致其疑於長  
 沙則遂斷然以為古無此典如長寧諸處  
 又發此義近日長沙來求孝記則又斷然  
 謂古者雖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  
 而先聖之廟元不出闕里闕里之類尤及  
 知古人萃渙之義甚妙不知何為朱張諸  
 先生亦略不以諸儒之祠為疑而所在記  
 文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功夫無窮此  
 不是矜奇術博義理所系世變所關不容

草耳近作甚佳與游景仁往來書援引甚詳特未見所辨者是近時或古時所失者何韻莫

已識其衆則雖有渠酋亦獨夫耳况酋未必存邪吳大札書亦已見之殿司鞠治全黨亦称死者可疑縱萬一果如李懷之事則亦已矣蜀邊之憂則令人危懼蓋頃者郭興元父子高洋州表兄亦言之王慶長亦封到蜀聞移文如西邊故舊之報與二帝批諭則未聞可駭可怖見說朝廷只要曲從其欲與之約和制極亦不嚴遠不知元不可和亦無益准東之事只坐畏怯以成大變挂帥尚不知監邪

荅李侍郎

北園講諫之所龍鶴出間之壤多得幾年功夫聚友求志著書淑後此誠天下之至

樂而侍郎之夙心也而人心之不同故往往謂求退者為矯激而嗜進若為真情執之所趨大抵若此誰其挽之

答陳子敬疇

廣軒之義不知本諸孟氏廣居之說否若深味廣居之義則知人以取然之身成位手兩間而沈於俗享屈於物欲其自待亦太涼矣廣正大居位道古人不輕下一字尤當比索高明以為如何

重校鶴山文集卷之三十四附卅五卅六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三

集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江西提刑葉大卿

乃者獲侍同朝清標鯁論立深廉頑有知愚不適特嬰禍觸忌而連誅一二年則尚以兩同年正學古道扶持保護之力也粵從違異五閩荆火大卿憂彈芳節典司祥刑臯庚姓名無由輒汚几御未幾頓守遣人來則知大卿以憂乞身去矣雖因極之哀豈易堪任而四郊多壘腥熅方張匪教匪監何恃不恐則斯人之無所馮依以立



亦可悶也嘗欲修書奉慰越在蠻郡不通  
於中州無便風可寓顧為來教先辱祇以  
重其不敏之愧

荅湖廣陳總領允迪

某因山以來坐見再閔五谿天下窮處靖  
又五谿之窮逐客又其窮者不惟復與世  
絕亦不欲以辜矣姓名聞于達官前歲靖  
之官吏以邵計請冒為一言已死不歸而  
誨緘響荅不替疇曩固已竊聞君子之所  
存絕出流俗漢味之餘祇以為惕用不敢  
嗣貢豈期風誼之懿逾久益隆輒遺行理  
甲加存勞賤西幣匪所以獎新愚近煥休  
羈縻首其遲豈但小己之味行有以重闕

所存矣

荅葉子寅

來諭屢恨抑惜韓尊蘇慕黃詞嚴而義  
正志立而氣昌有以畧闕君子之所存未  
復以無名無跡致懷人憂世之意益以驗  
閱理之深唯有嘆畏然而如韓如柳豈惟  
門下疑之先儒固疑之豈惟先儒如某等  
輩何敢輒議古人而亦不敢釋然于此也  
大蘇公之明偉似無復餘憾然而某妄謂  
處倫類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正考繁小宛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  
婦終風之為母柝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  
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周待人輕約

優柔肫切然而不過於怒憂而不敢疏也  
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  
大豪便欠畏威敬恕之意如茲遊意絕所  
欠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廟碑謂  
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相方作  
評書時亦冀諫行而澤下迹隱而名不章  
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得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所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  
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  
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恕者非以一  
去為難也高明以為如何

答澧州徐教授復

某因山五年殆與世絕聖賢之書重復溫

尋益竟義理無窮歲月易得獨恨山深路  
遠帝行之書無多時寮士人亦無從書者  
遇有記憶不明之事無從參攷然亦坐是  
功精專免於博雜某自初來此與同志者  
日讀語孟數章去年方讀易偶曾稟粹周  
程張邵楊游湖二朱二呂諸儒易說成編  
日誦數文賓主俱竟有得邵氏書惟有鄉  
人觀物先生張文饒行成爲之注解者在  
此與諸友講論未容輟納俟令人抄錄一  
本後使寄去康節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  
雖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却無帶行者向  
來見門下乾離同位之說固知留意先天  
之學後又聞家學淵源已非一日今無由

再晤相與共講第切恨：邵氏書有觀物  
篇先天圖漁樵問對擊壤詩易學辨惑等  
非一不止皇極經世若其萬一歸蜀則此  
等書亦非難得今偶不帶行但能省記耳

答福建史提舉孫忠

某三十年間於一門玉帛金季表裏甥姪  
多所接識亦有以声氣相推許者有以問  
李在切磋商詩書之澤鍾美萃秀令人懷  
允不忘然而正學直道足以表競鎮浮如  
太監之挺々特立不爲勢遷則尤所願交  
乃懂於朋友游談書人往返畧覘典刑一  
二其爲神々恨々可以想見自得臯東屏  
蠻僮之與居分與世絕者五六年于茲矣

况姓名醜惡人所嫌畏故不敢以一字登  
于諸公責入之門取譴隆謙植貽存問所  
以鎮撫其窮困獎飾其愚近者無非發於  
懷人憂世之誠心所謂挺々特立者又於  
此亦見之而某不足以稱所蒙

答易尚書被

某蜀之鄙人誠不自意初識風采於載筆  
著庭之日再陪雅談二司成青監之時扶  
持獎飾若不以衆人待之者獨戰恩意至  
于今不忘丙寅之秋八月尚書卷收朝蹟  
而某偶亦以是月請外便親懷漢嘉印綬  
以去繇是或召或辞或麾或集裴回蜀道  
凡十有七年而後出蜀各天一隅絕不聞

尚書起居狀天戌之春道過長沙謂必有  
再晤之便寓城中數日僅與王貳卿一再  
相見則知從者又寓滬上之麓殿門掃軌  
絕少入城近一百里以求一見本非難事  
公家期程亦恐不容太遠緩則如已之失  
此良遇今猶恨之既來渠陽則事躅又異  
有問斯答不敢先施故於託契受知之又  
如尚書亦例成闕疏取圖隆謙首貽誨問  
精神氣貌恍如二十五年前從容接待之  
樂且蒙輟遺五書開傲遇近風誼之微意  
出流俗罔禮漢軍制舊罔見之端足以補  
先儒傳記之所未及餘三書則助見乎此  
是則流離困危之又天所以封植善身淑

世之業也是孰為得失哉

荅洪即中丞

曩者幸甚獲侍同朝獎借扶持義鈞骨內  
正人去國善類喪氣是時雖荷朝家不欲  
已甚猶假以事官之貳曲示彌縫而其亦  
不容獨留矣茲言則當謙禔理所當然同  
列留行亦無由相閑乃譴既不食周粟又  
微幸復畱皆藉以為罪顏天王聖明僅徙  
南安又徙之靖自一年之夏方抵適所山  
深地僻殆與世絕程叔運忽以去秋手帖  
至且承別後某侍臣鬪尊長有相多福不  
勝慰懌蓋先是二在首妄言忝災者初亦  
憂之既又得高瞻叔表兄書極言其詳止

學直道天地鬼神實臨之某書院記所謂  
古今無未定之天者此類是矣某使南安  
之命便不及汗則豈不為盜所怖今與家  
人子女恬然於黜陟理亂所不及之地顧  
瞻四方及於楚而此裕然則殆亦非人力  
也

答真侍御

自程察推及某勝到府領誨帖嘗因江倅  
便拜答今江倅憂其子舍之里居者奔播  
無定所專人訪尋某亦為長者意已拜尺帝  
既緘封未遠正江尉專人以家問至遂又  
拜返帖之賜備聞邇來尚為里人少駐徒  
故尊嚴緝福不勝對喜之至

小定受江者措置乖方遂成者三十二三  
縣而未已每一念及戚戚然不能一朝居  
也又聞從者欲之上饒蓋長沙報來昔人  
如鄭公為黃中所拜而不敢犯其里今侍  
即以德望臨之雖無動亦可然愛身以有  
待則砥冠亦理之常只願王師蚤捷凶讎  
翦撲及今猶可布種更少遼緩則秋冬更  
多事也山間儘安穩讀書日有新功讀易  
乃向未功夫自囚山以來徧讀諸經早晚  
畢事然後合程邵諸家易為一書但苦書  
不備友亦難得耳所委雙筆山房記急以  
草本拜呈如台意以為可即乞批示却當  
親書細上又慮此時台抱方擾未暇及此

更不詳布

近方看得李氏儀禮大半其間儘有  
好處蓋注疏甚賅得此書方覺易讀  
也

答袁提舉甫

小務博覽惟纂言記事之是 未三十時  
已知收歛近來山深日永終日書案既索  
聖賢之言益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苟涉  
乎一毫靠外者非惟不敢亦不暇及矣何  
當接待以永發蒙數千里相望惟有恨  
耳

答李遂亭植

北墅因是晉魏以來有此墅字此元是今  
人所書野字蓋詩中野字皆合韻二  
有韻之文至然措魏聖問：有亭音土下  
又添一土字有如盛區萬一 只改作圃或  
作圃字亦似無病

答袁提刑中儒

山中讀經粗有新得性：發之於文亦未  
敢自以為是蓋先聖先師與夫生祠私祭  
之類先儒偶未及此今驟言之鮮不疑恠  
而來教設有取焉於是亦可以自信惟明  
有內外之說即是先儒曰傳特少有人拈  
出大略以陽在中故水為內景離陰在中  
故火為外光亦猶周子所謂水陰根陽根  
陰之意耳

答廣西趙經畧

某已酉之秋負罪去官舟歷嘉禾豈不願見長者以求一語之誨風雪凌厲蒙頭掩耳所過皆以疾絳是時嘗蒙謁問已竊聞放曠不忍之仁迨涉江淮以後霜威稍戢人意熙然始得與世周旋至渠陽以後則遽然於黜陟理亂之外人間寒暑了不相聞得以靜慮滋神事所當事令姪全州與李公父居官日書問往來猶得數聞郎中啓居善狀惟是自循愚分不敢以罪戾姓名作塵几御收圖台念特枉行李之問於是滋有以見君子所守

答林懼州

罪放之久殆與世絕矧邈在荆鄙默昧理拙所不及飯跡飲水若無一可以嬰悖顧寇氛未弭生靈蕩析痲痲切已寧能愬然也懼當水道避世畿甸於今為天下劇毒茲小偷執類厥初浸為入慙萬一浦城透漏內寇相仍事執益可慮微吾年兄咸愛兼用綏馭有方翦夷姦萌增飾武備江浙以東何待不恐某於先帝時曾力陳邵國單弱之敝乞置數重鎮而承平日久曾是不意也

答表提舉

某屏居窮裔殆與世絕自冬春來福建江西湖南盜賊連亘二三千里服舊之仕於

彼與彼入之仕於此者書問往來則既知之悉矣恰又得建寧漕倉書至五月未而賊勢未戢益不勝及綿之憂然幸江淮荆蜀之帖素也今得來教則江東之民傷於早曠者乃爾顧瞻四方誰實為之緘示公牘榜移阡側至到分遣行取之人皆明使者以仁念照臨之其實及於飢民之腹也無疑行刑善勸德之効至於喬氏管氏諸家爭先發粟為里人倡此豈可以空言竦動者哉貞使人有恨無百于駿之嘆鄭趙王韓朱嚴趙伍諸賢朝文與處觀摩麗習之間所以交傲互發者多矣某曩時所歷麾節必以求友簡僚為先務嘗以呂文穆

公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三獻掌記曹宣靖卿黃公議司馬公為七絕陳密學章憲范正獻手記至近世漢忠奉公起村館錄之類梓為一集板行名達賢與亦使士大夫天識得前輩行已用世規摹原是推誠心布公道集家思廣忠益故不惟資人輔己以濟一巨之用往之居德養子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竟先知者職分當通爾來絕少見此今廣微獨能得之又以攝友某非其人也而敢不知冠誦熙系之辨以子忘公之德先正絮齋訓語開發尤多慈湖語則向來曾蒙親筆篆文於陳宏父處不待請而持書以見奇



此意良可感廣微詞氣雋壯理致閑贍若  
更加收歎則絮齋之平實清小也某如觀  
諸天府室鎮大正璣然陳前內掃窠空畜  
緇愧汗帶蒙下問無味旨以數篇每是亦  
有墨本者併往來數謂向來滿腹今古畢  
竟是順境也得之今境界既別方是真切  
得力誠有時乎其言然竟生滿腹為累未  
能竭釋也高明此為如何真景元時相聞  
亦欲緊避世紛不奈鄉國有冠義無閉戶  
之理中倉書中謂無十日不讀書而昭武  
新守亦多取謀焉想亦時知忍讓取息有  
不少已耳所示公扶上書大抵今之從政  
者罕能及之敬數敬對

答薛煥法

誨論詩以學之不講為憂視今之士大  
夫一登吏部選筆研隨掃除如陳後常所  
云者何可同日道亦有畜神筆研者矣亦  
不過以記覽詞辯講眾取寵為事熟復來  
教嘆咏之餘重以啓發寵教古篆千文前  
輩用功本未蕪舉大抵皆爾某日為兒童  
即喜小學如九江所刊鍾鼎款識及篆韻  
某皆有淳熙間善本今乃知為然法之曾  
從祖也

答丁太監

昔人思行役之無期度者不過曰不伎不  
求何用不臧日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能善

其身能無飢渴斯亦可矣又近未暇計也  
而某偶免於二者之憂則已望外之幸何  
敢有他覬邪獨念同時得諸賢皆懷誠  
秉忠有德有才之士顧瞻四方何等氣象  
兼收並畜猶慮不給而知藏瘕在視斯民  
之塗炭而莫之恤也諸賢豈淹恤之問而  
待安所終底邪某讀易規摹不過如前所  
稟向來曾作邵子二天近亦重別尋驛若  
端緒整則自陳邵以及其流派可合為  
一書曾見虞仲亦不得一書已脫稟亦取  
漢上說附逐文之未惜未得本也錢白石  
詩傳彙纂在城都蒙渠出云草草有得數  
篇全不能記今欲作序又須是見得大意

方可著語似難臆料

答池州張通判台

六有齋銘與扁額皆作小篆納上卷以讀  
易補騷茲荷期獎之隆易傳與太義之異  
同則自來固嘗與輔文漢卿細評之大抵  
文公所為邵傳義易程演馬經者蓋於邵  
子多有取焉而未嘗驟言之無東南學者  
亦罕得邵學今正欲迨此暇日合釋邵之  
異為一書尚恨窮理未至未欲容易為之  
也內主敬恭恐恭之義乃是發見在外今  
欲易作主敬於內未知可否乾之作日乾  
亦未甚安可欲勿徇可欲則善矣恐於義  
有礙易作物欲如何摻之有常摻疑當作

擇蓋是晉魏間辟曹操諱改此字今定作  
操字惺。此是語錄中如活發。滿腔子  
之類皆用世俗語銘詞用此稍欠經雅兼  
篆文無此字欲易作存。又恐犯六有中  
一存字然六者中此字為要

答知常德表提刑中簿

明有內外之說詩書雖已稟報而詞有未  
盡致蒙府誨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  
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乎中者  
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  
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內明故聽為  
水火外為光故視屬火而邵氏亦曰天地  
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

矣若更以耳目之辨男女之生與一身水  
火之升降者之九為親可

答黃總領中

曩在朝著時得任楊書煎煬科隆知逐年  
以收計支凡虧一千七百萬皆鑿空架虛  
脫漏過日朝廷方思所以變通文衍會遣  
李卿打筭則言每歲有增無虧計支外尚  
多五千萬若使蜀人為之則狗拉失催於  
是李以嘉定十六年改官班見之入而明  
年以總屬餉既給取官職而轉旋不行於  
是又朝廷求科降

答賈慶梁教授

郡學自周子改建以來如胡子張子所記

皆儒宗也紹熙癸丑徐清伯為教官持為周子作祠堂又得朱文公為記此三子者刻文其上則區之晚學尚安所措詞驟聞命戒雖荷期予之厚誠非敢當

答湖北李運使詩册

昔歲池陽幸蒙臨况自郊勞至贈賄殫極塵厚以誑言瓦少遲留以副賢主人待遇之意亦可風厲薄俗宣昭令儀徒以是州非它郡比餘民舊吏耳目實繁故稱疾速行甚非得已既而之江之黃相待亦不薄獨岳鄂若有畏嫌遠謗之意而後來之升沈進退及不與事儼因知吾人遇事唯理之當然心之所安者乃吉祥之所舍如

古人送荆州別臨賀亦事心循理而已福所不暇計而福自從之然後幾從郵報竊審貴名日起異數便蕃使節藩符震耀吳會無從寓尺帑之慶自暨將輸湖右藐是荆鄂實依刺史之天亦當以姓名自通顧罪戾之人有問斯酬弗敢先也葉元老來已能道眷存之意元老嘗以未事為請某猶聃嚙不敢對謹為作林運管書區區之心亦可聚見史人來辱五雲貞洒忽墮五谿跼蹙之外君子之所存復出流俗逾父弗替

答史提舉強忠

後二月拜書以謝先辱曾未數月已領五

月誨報開導扶掖之意逾父弗替於是可  
以互快夫厲頽俗豈惟區區小己之私幸云  
爾得江閩故舊書受任者或養寇或挑寇  
或奉寇賴兩監司之賢以利害之實聞上  
故遣師來援益以嘆賢者之有益於人之  
國也蓋如此今來教尚有蒙蔽掩匿之嫌  
想見前後所言蓋有不能盡如雅志者矣  
比見令甥陳兄和仲論諫剴切又有傳錄  
到中和堂跋語者李問淵源端有自來若  
上之人有以容養作成之緩急可以倚仗  
大抵士大夫幼學壯行亦惟正誼明道他  
非所計若更以利善言之則安危休戚實  
與國同若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逆之可喜  
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雷同相隨者雖無  
觸忤之可懼而他日見便則奪見判則並  
者未必非此流古今治亂得失大略不過  
如此大以為如何

答林大幹

仕止進退各有時義至於時義所不可則  
位高而責重使猶得以箱行其志焉責雖  
重猶可也而左牽右制徒以虛權受實責  
則固不若山林之粗適也又不知今閩建  
漳泉間亦有山林之適否

答潘瓊州于順

自南安以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以  
西為賊所據者已二三十縣皆火其居而

殺其入姑耕奪則生者流蕩死者煩冤况  
有如魏帥諸人方以輕剽啓禍繼之者縱  
其奪取府庫凌暴居民而莫之恤自今諸  
事愈費控御後夏未知保留也此皆得之  
江西近部者若此

答寶慶李知府

紹興府在當時非輔郡亦非藩藩高宗雖  
以建炎三年自維揚蹕杭州繼以虜陷杭  
四年四月駐越明年改元紹興十月以越  
州升紹興府紹興火而杭州虜退然後回  
杭以此觀之蓋以車駕所在而升府與隆  
興不同嘉定則升有在前改元在後

答劉司令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誠哉  
是言詳味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為多舊見  
轉漢卿畧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  
之盍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啟蒙本義之所  
以作平國以為如何

答周晦叔應石

別冊下問莫非聖賢精微之蘊將欲學問  
思辯以見之實踐則世間風花雪日人所  
當道之語雖勿為可也今世學者病在於  
淺近自期而某每以遠且大者告故雖時  
有見是者而疑其輕已憚其難行者往  
亦有之乾是四德諸卦大亨而利於正此  
非伊川臆說也彖辭固如此左傳以隨

為四德者蓋占筮者擇辭類如此彖固云  
大亨貞云云先天之卦繫辭固有之參同  
亦有此象白希夷康節始盡發其秘必潛  
心玩索之文乃可得之非信筆脫口數可  
言也伊川與濂谿指意元不同濂谿蓋通  
字對文耳道器之間答諸子語錄已有一  
之唐棣之華分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  
之說甚當第其時卒無所考生之謂性  
此語元不錯第只就氣質上說與天命之  
謂性不同二程以來辯之悉矣於精義集  
註可見

答楊均州

示諭比于祠記謹効薄能以承命戒只

書中作少師為稷程額併作彖納去此干  
旋人也必非七陽人其子其龍震于坤則  
不可知公安一帶亦有姓比于合二字為  
一者不特均有之衛自有比下廟李太白  
集十可見譯作或更有可商略有率無重  
于言

答王辟武選

平字有二一從邑晉邑也後之名地者多  
從邑一從召從下籍高也年高德邵之邵  
一說訓勉今山中偶無書忘可考未知郡  
名邵武何義若訓勉則只當從下或以邑  
得名則豈從邑今作二字納上以備采擇  
召之从刀自不可易今不過多由其一而

斷其下一畫使不相礙屬望之則不似乃字  
且上曲而不階則刀不可用矣高意以為  
如何

昔朱擇善攻之

先天之說須有入口請而授乃可以入昔  
必昏上書之恐有未盡擇善試訪尋朱子  
發震易圖易傳及臨中又張文饒行世七  
易讀之當自得之或問之實書人陳思即  
可得也大概伏羲之易乾兌離震巽坎艮  
坤左邊數往右順右邊知來者逆而文王  
易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易不系是分明  
或取朱文公啓蒙觀之亦可見其詳矣仁  
與誠之別則先有二程說次取朱子語子

中庸大李執看久當見之來論又謂此心  
當如何用反着力把捉則愈見其為害所  
謂操存者非捉力把捉之謂說說者力便  
是助長細玩孟子三勿之語參以先儒講  
說合書味淡洽而即躬行日用問隨處  
體驗須是真知得便能篤行之得力則所  
知益明此蓋前輩說來其實不可易若書  
自書人自人說自是說底行自是行底則  
全不濟事某少時只喜記問詞章所以無  
書不記甲子己丑年間與輔漢知李公晦  
解后于都城即招二公時同看朱子諸  
書只數月間便覺記覽詞章皆不足以為  
孝於是取六經語孟字字讀過習次愈資



開豁前日之記覽詞章者亦未嘗不得  
力近數年間山中無事再取諸經儀禮注  
疏重加溫尋又將要緊處編出始知先儒  
之說得於此者亦多第漢魏諸儒言語拙  
約不能發明亦坐黨同代異不能平心以  
定是非耳恨相距稍遠不得與擇善朝夕  
共孳姑以合讀之書奉白

荅吳寺丞冰

孔廟始於唐高祖非古人祭祀之意甚明  
只如文宣之謚亦襲王莽褒成以後之誤  
大抵凡後世為追崇贈祿之類皆是不經  
錙始於追王而事有不類意雖厚而禮實  
違此等事所當簡略者非一

卷終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六

渠陽集

賜山安國重刊

書

荅蔡總領虞

雙牘昇來多儀併指窮陬冷廡為之煇乎  
以春感當何如蜀餽歲虧千餘乃朝廷降  
祠牒諸司助羨緝其計已窮舊在朝列時  
每得揚李諸文書即縷言之廟堂亦搏  
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益父為力視前如何

荅楊次房少張

竊窺詞氣日就平實蓋慮澹而識明者也  
向看三札每嘆後節於禮孝極有功效之

而不取議近來再三玩繹覺得礙處極多  
蓋諸經中有一語未達則牽強捏合增成  
一義此非面莫盡益學則義理象數俱當  
留意合程邵而貫之乃為盡善恨難得此  
力量願相與勉之某之所以舍彼而事此  
者正以彼不可為力而此或能有分毫之  
益又非面莫盡

答蘇伯起

某因山三載士國民俗久益安之靖為郡  
百二十七年布壑既足之風未之有改城  
中不滿四十家氣象蕭條蓋可想見然自  
非四方交朋書起碑銘之相撓則終日書  
案極天下之至樂偶有帶行書冊再三尋

繹之外功夫儘多從兩三郡士友家宛轉  
借得諸經義疏重別編校益嘆從前涉獵  
疏鹵使無是設亦民之此生笑城之東得  
隙地為屋數間亭沼華水略具號鶴山書  
院距寓館不數十步時時携友往來其間  
未必如水竹莊之勝然而主人心安樂華  
竹有和氣則何地而不適其適也

答巴北郭遠州黃中

某因山恰三載濕尋舊讀書味雋永益覺  
從前涉獵疏鹵今已邁始衰之年方粗見端  
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愒  
以貽無窮之悔晝抄夜誦迫之不置又懼有  
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間習

讀善記覽為詞章亦云可笑要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生禮樂刑政如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滅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湖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人諸儒所未及今驟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功夫無三代以前規摹在曾次只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朱諸公亦皆由此而充者方叔以為如何山中日永方欲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間亦以文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時一下筆亦欲藉此與朋友謙磨謹摘數篇求教

答黃眉州

總所詩求之外至於酒課再借官并再略焦熬之狀可以想見向來嘗見任傳父打弄文字及楊李二總時有告急廟堂之書誠是無策李總始以大言擯任揚而奪之位後來窘迫不得不自背其說楊叔正劄甚妙蓋自乙酉歲士大夫以言去國競相懲創至巴陵之事極矣今始得叔正再拈

出雖無益於事而不謂之無益也獨有可  
怪者胡評事得罪竄象而兄弟卒徐少無  
不肯在獄亦再銜于象今所傳亦如胡天  
意殆不可曉也

答前臨安尤通判端

某曩歲郡城略獲瞻晤未幾忽聞噴有頌  
言遠徙離騷之區是年冬某亦以臯行矣  
沅靖擊折相聞而各不得以尺帑往來畏  
威敬恕分義則爾謂研嫌遠謗者未也忽  
被手帖存問纒且猥加獎飾不敢當不  
敢當又聞杜門謝客玩心釋典每謂吾道  
自足希俟他求深為嘆息今承來詢則知  
留意義文之書此為得之但此書占筮於  
秦漢虛無魏晉以後占筮者未為全失虛  
無則全不知易至本朝諸大儒乃始合外  
內貫精粗至遠而近至微而顯度高明必  
已知此却此恐先入者在彼則此意昏而  
從之謹因下問替布區々然亦安能以筆  
端盡也

答趙全外必屬

某因山三載粗不廢學山間所難得者書  
與友耳帶行之書以少而精舊友眉山士  
李有吾相隨在此有朝夕觀摩之益此又  
得勝兄景重遠來相處數月亦湘中之所  
罕有適居甚不索莫也寄示海外書及邊  
作既煩筆吏謄抄館寶點校又至專人送

以友沮可無憾矣此豈今人所難者昔人亦未易得謹復以回字奉累轉達幸加謹密焉仍屬令緩出所著之書省徃書牘尤為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著方書之類非是辟禍畏敬怒順命安時義當然耳耳高明以為如何

答周監酒

占夢視役保章馮相之說鄉因奏對嘗一再拈出此義頗精蓋曉然為周之舊典然哲彥壺涿蚘氏庭氏等類太瑣碎其義與聖賢之言不類者非一端此非紙筆所能盡杜元凱孔頴達必於周官左傳二經互舉趙簡子與斐侵事為證然而比周官已

不醇如以日在辰尾如庚辰之類亦多牽合天抵諸經中此二書皆有未醇處故先儒闕下不為傳門下去九儒而釋其餘得之矣惜其猶有未盡而周官之書亦欠差擇當存正而闕疑始為盡善此又非紙筆所能盡持以下問諄諄故略舉以奉答頃假以從容續為典對以終求教也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功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比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解

實賤則徒為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  
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  
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  
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來論未敢以為然高  
意以為如何

答遂寧李侍郎

所委北墅記是時遂可併納以求指教者  
作文字毋以示人皆藥石之誨謹當佩服  
新詩銘記不鄙幸教詩思平澹而綴密記  
軀詳績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益  
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賈傳碑但謂改一潭  
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輩之石工善  
於剗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

言其畧

答虞州方簡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怪第圖見有未達者  
不設登之帟上益天地間惟沙乎離者迺  
有光雖日星山嶽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  
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  
者山川蕪沒之久一旦賢使君發舒之効  
祥薦異理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

答羅制機

羅君章本傳少有好事竟是事元溫庾亮  
友謝尚人品不甚醇正故直是費詞耳論  
其實則何殷望黃太史以來論欲歸重于  
君章故只得如此古人以字為重雖孔門

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為仲尼字與謚相  
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  
然故記中稱二賢字恐高明欲一知也

答李益丞心傳

因記去歲蒙示中和堂記跋大抵諸賢之  
說發明先儒之遺旨醇正平實無可從議  
陳和仲李於意湖凡意湖之門自是一種  
說話公與之相識最多雖廣微兄弟不能  
無此然而和仲此跋儘好如謂中和而具  
焉和而中行焉此類外合內貫動靜亦無  
可議惟以對立中和為疑此却似意湖以  
子曰二字疑繫辭不盡出於孔子只有變  
化云為一語最好此非面不盡其因有一

記亦以易為性善之證謾錄至又有數言  
所以求教有石本者亦納於本如長沙倉  
記則借書兩賢收盛事隗筆力難勝欠發  
明耳

答楊富順伯甫

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為去留此弊  
久矣亦坐士大夫事之以時論為然南樣  
為法稍有語錄氣者即謂之有學不復私  
聖賢書中看原流本末又不曾於古今治  
亂實下二夫也此非得真儒實才執風俗  
之機從上變來如何回得要亦閑時數耳

答閻運幹

日三省齋元記如治已甚易及人甚難尋

語全欠講磨古人只是自治自治功夫夫  
極難至於及人則治己之所推如為山九  
仞功虧一簣雖武王八十九歲時召公猶  
以此為憂此豈易事今所謂三省亦只是  
曾子自作功夫非是為人緊要在忠信習  
三字蓋因及人處却點檢自己有如高作  
三銘皆得之只是信與習處猶欠親切首  
銘若改作無愧之心無愧于天方見得天  
只在此心不把天人分作兩段又協得人  
字韻蓋詩中人字盡與天字協若心字則  
止與單字韻協也高意以為如何

答熊教授有序

頃李斗父未歸時招一全州十人滕處厚

謹中權教小兒忽惠一書云夫能壞之於天  
子之定者必未嘗修之家者也此亦至論  
答喬尚書行簡

其曩者甚甚螭坳起部獲接青雲之武尚  
書誤謂其可進獎飾假借義鈞骨肉而愚  
不適時忽貽罪戾竄在臺荆尚書又追送  
而拊有之銜戢恩意工今五年愚分自循  
不敢以一字入都故雖知愛之厚如尚書  
亦目取弃絕然乃心鄉往曷日強忘山中  
於黜陟理亂了無相関温尋舊讀粗有新  
得誦君子于役之乱聊以自適焉不足為  
長者道也惟是有不能愬然忘言者今中  
外之所責望於尚書蓋以望實昭著人情



交乎雖潛救密移如易所謂巽稱而隱爲  
功不爲小矣然濡迹已父不能自明君子  
之所存惟救時行道之務所謂心迹之不  
能自明此特一身之事庸何恤然揆時度  
義亦恐終不能以有所正救寧若言所當  
言猶庶幾萬一之補從違去就則有義有  
命焉不猶愈於因循歲月浸負雅志終孤  
時望者乎某廢於五年未有生還之日豈  
不欲緘口低首以冀苟免顧君臣義重若  
不可以一朝居者

答林提刑

某夏初嘗辱誨諭俾記東園已具尺牋敬  
導嚴戒今偶逢使在軍校恐失此端便愈

成臯緩輒畜一日接索枯思得數語求教  
做韓文公升州大明記爲歌詩以記事不  
知台意以爲可否或者又謂漢史審光董  
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美稱不若易以  
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真州東園記張文潛  
亦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特洪景廬  
一時之說今若仍用園字元不妨或改作  
圃改作湖字亦自省辯論更取財度六經  
中有韻之語不分四声如魚與鹿與韻固自  
通用若馬與麻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  
韻語大抵依此當象一矣領會不以爲異  
也

答袁路趙運判

誨緘再辱声氣做託退掃愚近愧浮於威  
學記比得李漕書欲作隸字今乃知已明  
登嶽所教五條從別帝拜答大抵讀書雖  
不可無傳注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  
康成注三礼已各隨文為義不能盡同而  
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  
自為兩說二說者甚多其改字處十有八  
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証  
周公之故某與朋友講論多是參西諸  
經不一一襲其說惟是之從耳只如師氏  
一言鄭謂周召所歷之官而礼記証乃謂  
即大司成此兩註日不合又皆難信以此  
推之餘亦可見高明以為如何

舍萌不過是釋采之換易今既疑萌為新  
善則改為舍菜亦自省事術者道路之所  
由凡從行者如衢如道如術如衢此類極  
多皆人所由之路故說文云術邑中道鄭  
於樂記心術注亦云所由也徐楚金說文  
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  
字之本意今月令注乃欲易為遂字而謂  
之小講向來作文時固亦見此不欲從之  
若猶以本注為指改審端為四字作辟而  
大之或易門術為門巷亦可或不改亦可  
倒行逆旅魯記戰國策吳語之類一二焉  
有此語文有云倒行於逆旅但苦山中無  
書可檢欲易作保於逆旅如何吏惟財度

昌之集卷之三十一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  
之長參之秦誓顧命節南山諸大最為親  
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宮  
故本文云、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云云  
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所  
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享正指此  
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享似不  
必改否

古者廟有碑以鹿牲墓有碑以下積未有  
為碑刻文其上者故儀禮自王以上廟皆  
有碑在庭所謂每曲揖當碑揖亦以為庭  
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  
墓碑始亦不過畧書歲月爵里子孫父乃  
諱墓稱功頌德若不假牲石為詞則享中  
之立石以刻文也何居蓋立石以識興造  
始末而謂之碑自是後世相承碑本意  
似不必改牲石字若猶未免有疑則去一  
牲字或已指定字數則石下增一焉字以  
足之

答真侍郎

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  
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庄程傳讀  
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揚呂謝諸儒所以  
輔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奧澀康節之  
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背字

字讀求一月餘閒讀有聽者人之自謂有  
益旁近郡亦有來者不一中間開發得數  
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徃此行也前所  
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  
亭當愈玩愈有味此决是古來會有此  
說持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  
說有參同中雖畧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  
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答洪士龍天序

竹州詩蓋本礼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  
端一語焉故賈曰特而不改柯易葉因以  
發明漢象譜享之義今來教乃謂詩意為  
万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  
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考功記  
甚佳第道學三字似非經意否恐亦與道  
盛德至善之道同來論以令序失文公年  
譜此願附名篇不

答楊瀘州

囚山四載殆與世絕四方之親戚朋舊雖  
忘其為罪矣時遣人問無恙然而問遺再  
三不憚益塵如尚書者蓋鮮知嘗專人迎  
勞於長沙今復專人至靖風誼絕俗豈惟  
宵人之幸振積厲薄所關不小矣感服之  
餘重以愧惕胡衛道自貽伊戚固別是一  
說而徐純忠胡李昭天亦奪之貞若夢夢  
者殆莫可曉某尚以父親正人端士稍識

義理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故愈久愈安况山深日亦別溫尋曰六經愈掘愈深若指日得歸則為私計為便脫更留年歲亦自無妨惟尚書知我之素不以其言為疆也帝城之書直不敢遣惟緝人惠書則答之真是見得淹速非人所為也

答了太監黼

愈疾古詩是懷唐律諷然有懷人憂世之意非但詞工味雋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見篤踐安能造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而施之宰矣求省之人若引而誨之某則無以蒙秘敢不益加慙勉錢教詩傳在成

都國見之潛下曾得本後來聞已刊行未見刊之何所若有贖本欲得一秩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養之則跌畜之馬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鉢如三年十年三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致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為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曾親聞翰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

象勿用即占人謂本善專生占莖者此未  
識先生之意其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  
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  
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  
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煩人多倦  
看却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二年來本欲合  
程邵為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旋抄  
記因溫尋諸經一通然後為之既入諸經  
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惟  
義理愈抱愈深而名物度数有一不請便  
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  
述來教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  
謂盡此餘生伏乞臣者請除此七字以見

付人各有時此豈其詞然書樓款榜以執  
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始二作六字以  
備采擇若俱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  
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山和韻以呈但  
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答喬尚書

某比因心姪願見長老冒昧以姓名輒污  
主書吏近懷不韙之懼誨緘寵敬情味諄  
然義均骨肉某不以人望尚書固善類  
之公言而尚書亦若不以眾人待我則某  
非其人也徒知銜戢且矜以自壯為峒寇  
為目前之憂已迫內郡未知做屈准氛為  
將來之患發遲禍大滋可寒心得故舊書

謂尚書有防海道一節已見施行恐獲前者必思所以沮撓之用舍乖逢皆不必深計惟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以自靖自獻此則尚書之風心也願終圖之

答羅制幹愚

元祐館職一書前所夫見茲蒙輟示新刊五秩為况典萃士之擴於熙豐死於熙豐變於熙豐者不為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為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元祐氣數盡於此而北夷內侵此所關豈小者趙太社夫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深遠

答曾教授宋迪

左傳所載回亦未能全經而格言精義損比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劉子受山一節曉然為聖賢相傳之要語某嘗以勒禮二字為朋友各堂矣今來論欲以名齋居之室謹効薄伎以承盛意觀名思義更惟勉之

答真侍郎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論拈出礼注中大一鬼神等說乃下與鄙見同合此外如藏修息遊政以藏脩身等注皆有發明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唯來論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書中皆謂水為信土為知故三制

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而亦皆有理蓋水土同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各處此非面莫盡也惟以坎為腎離為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此黃之說耳頌示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信不復致疑鄭賈之說豈容輕議然亦有不可盡從者故晦翁於經傳集解中亦未免有所去取其今且疏出二段求教非固求異誠見其下當臆為之說耳高明以為如何來諭又謂讀書有所纂次恨不即見之江尉書中能

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水門記有之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指後人因識歲月又後則刻文為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竭竭之節今若省許給二則易之為是當因長沙書及之

答馮吉父祥

向來得罪之由亦謂言不行則當辭官一既辭則不當受祿故治任西歸陳料院住俸而言者謂其不食周粟以是迂謫今來教謂首山之薇遠勝周粟然則食者為是邪不食者為是邪姑發万里外一笑義立挺之可喜言者逼之俾不達乃是使之優游林泉養母數年適以遂其志也



荅真侍郎德壽

某向此因山前月卜三書山中之考聚指  
 三百幸無疾恙得以激神靜慮事所當事  
 期攻不孤造化亭毒之仁而義理愈索愈  
 深歲月易得恐因循玩愒猶夫入也則無  
 以見友朋於他日矣先天圖說舊雖留意  
 此入山重讀諸經頭緒正多儀禮尤煩其  
 間要言精義亦多先儒所未發既費日力  
 于此則同讀畢請經粗知大義然後溫尋  
 易孝有如來論所謂長子代父長女代母  
 有邵氏張氏行成未氏諸儒之說縱其言  
 之亦不過勸說未敢容易言之少頃自見  
 得一二方以稟布比趨立夫來未率性堂  
 與本教向來每與友朋語謂六經語孟發  
 多小義理不曾有鮮用二字連後世方有  
 此字先儒不以入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  
 百年來才說性理便久此二字不得亦要  
 別尋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高明以  
 為如何

荅湖南李運使昂

古人所謂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不持時  
 時整飭不殷頃刻熾慢幾微之間此忱不  
 屬便非天命流行善利吉凶皆由此判甚  
 可恨也十數年腹心之疾一旦掃去存於  
 人情孰不慶快而多端疑慮如臨川吳環  
 谿之孫至上書辯析未問虛實如何至於

生令而不信大抵若此非細故也  
謝史丞相

某已格修竿檣專人控陳起居彙儀茲不  
廣叙輒干嚴分冒布愚悃伏念某稟姿魯  
鈍涉李茂蕪徒以狂瞽無知自貽辜矣上  
恩全覆特追誅夷追獲三階竄投荆鄙七  
年去國六載囚山臯大責輕感深涕隕顧  
惟趨走、風幾三十年蒙荷和憐實先濟  
輩寅緣聘召塵玷清華而愚鷥妄發自速  
厥辜又伏鴻私特從輕典羈窮之跡人所  
嫌憚嘗登第共尺積控露感私而禱、遂  
府無路自通揆諸人情宜在誅絕敢謂少  
師大丞相國公先生尚垂矜則特賜護持

徑為敷陳放歸田里元階舊職既即昇還  
直館味庭遽叨職祿大踰始望復揜前聞  
雖愛惜人才存全事体粵從更化具有成  
規而某藐茲九殞之餘僅覩生還之命顧  
迺便蕃異渥蕩滌積愆復為全人以立斯  
世則捐軀莫報拜寵益驚銜荷之愧已詳  
專橫茲因靖州發回資置急具手札申控  
五谿道惡勢須秋晚可抵荆州來春之仲  
即達敝里倘尚依仁茂一家數百指之聚  
不為異鄉之鬼則始終恩記頂踵知歸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六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

書

李眉州 壬辰

錫山安國重刊 朝京集

韃寇漸定而諸臺裴獨不進利州一帶已  
 營葺屋廬墾闢土地梁洋之間諸將亦肯  
 向前若諸臺駐利則舊疆漸可歸流民有  
 所系屬大明賞罰別懸懸惡剗叛捕亡何  
 為不可顧悠悠果山示性誨盜殆莫可曉  
 黃卿獲潼川盜四十八人便可即誅乃解  
 赴制司雖云把穩實以滋變或者猶議使  
 府已獲奸細具有賊證乃託之鞠勘明示

姑息臨印亦獲大邑所捕逋寇數人乃不就戮執而歸之成都帥司內郡皆爾潰徒何憚而不橫行也

黃制置伯固壬辰

載惟吾蜀之敵肇自開禧之棄四郡嘉定以來經理未竟虜復大入分間者或兩三月或三二年而去關隘踣魯舊來備禦去處未暇盡修而損之又損以養成軍閔之變故自比歲壞政敗局之說每行於公私文書信乎其若此也然藥之活之則未有他策是以昔之受大寄膺重任者唯有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以遜逆廢是非不以喜怒用賞罰功不以疏遠廢罪

不以昵比揜此意不競證局之懷相尋照窮其官秉德康寧宅心寬綽况十年使蜀閱理既多凡今僕言皆所素講諒性聞命引道瑣志號令必已洒然更新趨遠服特未及聞之偽帥武仙雖曰敵亡之餘然當難則不足鄉我則尚可安康邊面而付之吳桂未保何如陳昱粗強人意近乃聞麾下之潰者豈御下稍嚴未可施之目前邪近事則未盡知若前一年秋冬漢沔間亦賴其力也田冒能保武階於羣州潰裂之衝邇來鞠治之詞乃若廢其所為此不可曉亦嘗為李文言之而見答之詞未甚明暢前一年冬多事之時人才短長大略

可見古人觀過使過之說若試以是思之  
尚有遺材可用也

江陵別安撫之碑

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爲市與民爲仇少  
之時有言人之蘆藎不飾者輒咎其誣人  
迨稍涉世疑信參半今則信其有是人也  
不知其學力日銷不足以克其性資之薄  
邪抑世變之滋可憂也古者自君上至公  
卿大夫侯伯牧長咸有師保之義焉今使  
民日趨於邪辟以陷於盜賊寘之殺戮者  
則師保者竇誨之某學不適時分與世絕  
久矣便蕃三命起之於父間習嬾之餘屬  
時多艱救遇不贍蜀邊知目前所聞無

他慮然藩籬元未復將習於貪妬守利於  
通亡軍樂於潰散則猶如故也吏狃於誅  
求士狀於躁競民困於物貴猶如故也  
則天下事蓋未可知人謂金亡韉和可以  
少紓亦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程運使退孫甲午

如熱事者在今寡傳嘗故一拜下風因猜  
不果則起家爲吏益遠聲華矣聖孝不講  
士棄其德性之知以休於見聞之陋其醜  
身於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  
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  
知正救乃至養病枕席卧制四海舉朝薦  
紳之士奔走後先莫或以爲非今天去積

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為地節之親政或為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其才識知薄誤叨闕寄屬時多故為力孔輿向來渠陽七年亦粗有讀書工夫嘗欲以古今典禮名物之變緝為一書或有補於世教今一行吏此事盡廢少須亦欲乞身以去卒酬此願惟是未知見日臨紙悄然

鄭丞相 甲午

其比者伏覩顯號揚庭正人宅接嘗修尺楮至控質忱伏計登傲某此月二十九日伏準十一月十九日堂帖偶蒙誤東進職

錫擊重惟奮身寒微致位最近自貽不靖投拜蠻荆既獲生還誓言報効今以兩清假對東蜀作藩起之辜戾之餘已劇僥踰之懼而器各驟假爵服優加矧惟他節親政之初天正履長之始命令之播聽贍所開假說表臣式商大賚念非大丞相極使國公歸善章暇納汗藏垢委曲敷奏動悟帝心藐茲妄庸疇以有此已具奏摺控辭恩命併具公狀上諸尚書敢復吉圭手狀盡登衷曲俟詞報可之命庶得以少安厥位迺負乘之譏則區區之愚分也蜀去天日萬里軍所知聞聖化更新人才彙進戢進戢貪貪善聞者興起不圖餘日獲親明

時更願行之以和平守之以收久謹終如  
始不替有加母安於小成母紐於姑息母  
搖於條累則宗杜靈長之福也夫之豕曰  
剛長乃終其九五曰覓陸夫夫中行無咎  
惟大丞相深思而篤行之其受知之素無  
以致其靖獻之私不覺縷布

鄭丞相甲午

其已肅吏函敬為明時致登庸正人之智  
寒暄彛罔茲不瀆陳竊惟瀘介渝焚之間  
自為一隅於中都近事咸罔聞知今春便  
從置郵奉立相制書奉戢貪御筆盡改元  
詔令始知親事法官大明黜陟忠良胥勸  
幽在畢中以靜默者十年而發舒於一日

日雷行電瞬句齒萌達蓋有日侍左右而  
不及盡知者此自昔英主之所罕見也者  
不圖餘齒親逢盛際矧又王靈下燭商賚  
優加舜閣增華漢金寓寵銜戢恩遇莫知  
所以報稱忽又從邸報伏睹求言之詔蜀  
置自述歲多故習成臯緩若須被受將有  
後時之悔散其德意亟貢封函尚慮聖化  
更新不欲猶襲謬例繳呈錄本乃以鄙見  
即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當錄本非  
敢為世問虛美不情之言以自疏於門牆  
也仰惟鈞慈幸察其有封章啓事之未盡  
言者願終言之主上天姿絕人無庸過  
慮而了翁妄謂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

金史卷之三十七  
麗習益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  
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  
放中道若性大拯教於未濫禁於未發熏  
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耳用能愈治愈明  
愈得愈驚雖以九十之武士功成治盛召  
公猶有一簣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  
資美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排如漢武宣  
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  
敦原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輟濇除之憂  
况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  
允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匭奏規模操之意  
少稱譽之詞多人主習聞其說養或驕矜  
多肆易足於是乘其偏而入者何所不有故

二十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矣長治而不  
變者蓋其來久矣夫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  
大義章明較著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陋  
更惟立心強志以千載自期而始衷終焉  
毋避嫌而退託也毋達怨而姑息也毋戢  
頌而自畫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  
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未盡革友以不  
受苞苴為利蜀師今職授任事多牽制餉  
所以措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嗣  
陳之

東參政甲午

甚以蠲吏函敬受質烟寒暄尋問不復重  
陳某寓治三瀟管在渝楚之間於中朝近

易山家集卷之三十七



事咸固聞知今表姑以置野獲睹詔令之  
下赫然有厲精求治之意明良之會千載  
一時不圖餘生獲逢盛際又進職錫帶  
獎飾孤遠首循涯分未省報稱會聞御筆  
求言念厚恩未報寧可默塞自同衆人以  
上囊封少陳愚悃不敢復效異時錄本繳  
納乃以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以當  
錄本非若世俗虛美無益之詞也伏惟鈞  
慈幸察蜀地無他聞惟始也聞金麟之既  
戒而喜今也聞和好之不可恃而憂近得  
吏制帥書雖亦盛陳平蔡之功如云函守  
緒之骨停阿骨打之寶倍天剛之頸其詞  
甚偉而其未尚云我情固當防而羈縻之

策不可廢故疆固當復而進取之謀未可  
急大抵今日之論雖當事任者亦未能自  
必勝負必俟兵刃既接而後見耳人陵朝  
高之使諒亦必須道路清夷狄情可信而  
後遣趙敏若同年專闡以來物望甚愜相  
公居中之助實多第破碎山河亦費整治  
置司漢中非地而分職太煩亦欠割屬之  
意高明以爲如何

蔣大著 重珍 甲午

比睹即報竊審親政之初起家策府歷時  
未久又聞擢左著庭兼華經殿難進之節  
士林所推比又傳已闕修門進退之義適  
中合宜是爲得之特未知目前事躰又何

如大抵後世之治有難言者入主不自親  
正人聞正言見正行習與知長化與心成  
處作久遠工夫人臣不過隨世就事藉令  
杜富韓范文呂司馬諸大老出來亦只作  
得三數年遠者亦不過七八年本原不深必  
有滿除之憂一伊尹也事成湯則格于皇  
天而事太甲則格於上帝謹與危陟諸臣等  
耳况秦漢以後規摹抑又難言宮庭之中  
與正人莊士邈不相接間見羣臣則又多  
稱譽諛說之詞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慢  
多肆易足故二千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  
安長治始終如一者間有發憤憤懣然剛  
斷之君亦不過本於資質之美行以血氣  
於冒威亦不威敏若才領事便當強韌二  
道並進一入河池一由七方一擣石暴原  
幸而連捷邇來兩旬又無所聞蓋瀘僻在  
一方知聞獨後耳丁文伯來音甚速或謂  
此時已在梁山蓋以過夔門是的却未得  
出陸後近音耳幸而冒漲沂峽以趨朝廷  
之命使未曾入蜀者必不肯便來試事未  
有所付也此聞御筆付敏若有控扼閩河  
羈縻秦鞏等語又相君有書大抵有乘機  
拓境之意却恐自今愈多事矣

丁制副 齋甲午

竊惟今日事勢養諛習欺蓋非一日開禧  
以來大言誇詡恣行不養義者謂之才更

至誠懇惻愛養根本者謂之生儒嘉定以  
來縱貪剝之吏俟其盈則持而奪之爲害  
滋甚於前其勢必以掩遏蔽蒙全身固位  
爲事實實勝負實利實害上不及知鄭桂  
不足責也而後來者亦深以張皇邊事爲  
諱無其事而張皇者固不可也有之亦不  
可言不惟當時不可言後來亦不可言比  
所過州有言今年三四月虜分道大入幸  
而曹賀諸人駭之者乃云無許多事其皆  
知之竊窺其意似謂二年間渠已經理有  
緒可保無虞又竟其詞氣方欲以此策勸  
深恐自今蜀中有請或爲所礙斯亦所關  
不細也黃師之罷牛李表裏之力而黃亦

其身如陳鄭諸公不幸而受其貶則終以  
爲同己也不深咎之若此風未殄憂未歇  
也高明以爲如何

吳知縣

端平改元有庇蓋所謂平者吾子在內小  
人在外便是平如賓客坐於堂上吏卒奔  
走堂下耶平也今恐吏卒懷不平之心呼  
而與之共坐則不平莫大焉况堂上之客  
一精當則彼未嘗不平乘舟亦然

鄭左相乙未

數日間道昭籍籍皆謂鞞虜已闖蜀邊有  
數百騎起綽後來者未可知又謂虜在唐  
鄧但隨東又謂淮西推場客人爲鞞所誘略

又謂蔡息之人怨本朝既深所有必報之意  
又疑克敵軍詔來不盡恐有遺患連口俟  
候取稟不獲詹望嘗以白於右相及三執  
政若未盡知其果不知耶中外皇皇莫知  
為計惟西場師中者深以王是誘叛為疑  
若謂揚師自點既各則亦有說然以其愚  
見終是王孟諸人素出襄淮之門不為惟  
西用久矣今當勢勦此數人誘叛虛實別  
議黜陟若便以今日拓安之功厚賞以報  
之萬一誘叛是實而反蒙顯賞則朝廷  
失政刑矣自今誘叛者源源未已何以待  
之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釐祭國門未

古者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  
雨則有祭祭國門之禮至後世乃舍所當  
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習熟見聞恬  
不為恠某每見前輩在州郡問猶舉行方  
社祭門之禮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今  
陰雨為沴害於棗感其妄意以為于郊于  
宮事大體重莫若先行禱社祭門之禮則  
誦經訂律允謂合宜今來除社禱自照太  
常寺常貳差官行事外其祭門之禮今檢  
閱通典錄本在前如蒙敷奏施行不勝幸  
甚

寧國趙書記時頌丙申

西山所書廉仁公勤說可以想見其謹獨

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語足以翊詰  
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來書春谷  
之諭方謂春貫四時仁包四端云云今乃  
以仁字與廉公勤三字等而爲四此已是  
網領上有病且斷之曰廉則不受欺仁則  
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據集愚  
見識得仁字分曉則廉公勤在其中安有  
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况如來教四  
欺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  
更惟思之

吳提幹

高文略涉獵一過大抵粹正而時有逸氣  
平實而脫去俗韻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經

義理涵貫其間又以賢聖書法自律則法  
嚴而味厚矣

吳侍郎 湛丙申

大抵起家爲郡出處本無難議只有過關  
一節爲人所側目初辭且平過正欲於再  
辭言疾病之餘不能入且其詞雖似易碍  
然言之亦有道理而或謂再辭便及過關  
恐傷於早須三續後言之若遵來論則入  
見而無所陳此說最好第未見前輩的例  
恐久不見君而徒手以入似欠缺如韓公  
之不與聞邊事此是二府奏事韓公不肯  
與却非全無奏事耳今欲力辭守郡侯必  
不可然後乞免過缺又不可則作一短劄但

言臣本任三兩事仍及不敢與聞時事之意不知可否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七



